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發行

第二卷第三期

黃河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我的創作經驗

冰瑩 (六〇七)

祖傳金家第四代

劉劍 (六〇九)

小號兵

蕭雄 (六一三)

夫婦閒談

鄭僑生譯 (六一七)

鮮紅色的死痕

煥章 (六一九)

歐洲的藝術珍寶無恙

許鳴 (六二一)

我怎樣逃出了北平

志超 (六二二)

不朽的人物和作品

塔述初 (六二五)

澈底現實主義者的文人

斌人 (六二七)

二船夫

塔述初 (六二九)

俾魯風

帶克 (六三〇)

哭母

澄之 (六三四)

我守衛在黃河上

左成信 (六一八)

狂歡之夜

冷波 (六三一)

哭先父子橋公

朱德君 (六四三)

折騰這神父的回憶

田恩浩 (六四五)

編後

編者 (六四六)

封面

韓劍琴

中華 民國三十年

四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 謝冰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秦風日報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分社 蘭州曹家廳七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定價表

一預定年	半預定年	零售	訂購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十二期	六期	一冊	冊數	一冊	國幣四角	郵費在內
國幣四元	國幣二元二角					



我的創作經驗

謝冰瑩

關於「拋棄」

在「前路」這個小說集裏，一共包含有五個短篇，隨讀隨著各人的性格和嗜好不同，有的喜歡「拋棄」，有的喜歡「林娜」，也有喜歡「給S妹的信」的。在我個人看起來，「拋棄」比較有力，「林娜」的文字在這五篇當中要算是最幽深，最流利的，但我還嫌情節太單純，如果在結構方面再複雜曲折一點，我想應該可以為全書的第一篇。

寫小說用第一人稱寫，自然是很容易，但在對話方面，用第三人稱比較方便。一般讀者都以為第一人稱寫的，都是自己的事，而把用第三人稱寫的，當做小說看，這是不正確的。一個作家所寫出來的東西，總有他的背景，無論長篇或短篇，裏面的內容都與他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四周的環境大有關係，為寫作時的方便，有時把自己用第三人稱寫，有時把別人的事，用第一人稱敘述出來，這是常有的事，但如果認為所有的小說，都是寫他自己的事，那又錯了。

拋棄裏面的男主角都是我的朋友，而女主角則更是與我同過兩次學的同學，因此關於她

的性格與思想，自然了解得十分清楚，在軍校分別後，足足有三年沒有得到她的消息，後來在上海，突然有一天我們會着了，她介紹我和她的愛人認識，同時還告訴我她生過一個孩子，為生活過於窮困，自己又要從事社會服務，不能養活他，終於將孩子拋棄了！

「要是我，絕對沒有勇氣這麼做的，我寧可和孩子一同餓死，不願和他離開。」
當她含着淚珠向我訴說這一段母子分離的慘事時，我的心弦也被感動得顫抖起來。
「唉！人間的悲劇，再沒有比這更慘的了！」

我當時顧不到她的難過，竟這麼大聲地說出來，接着兩人都流下淚珠，足足有半點鐘我們沉默着沒有話說。

自從知道她三年來的艱苦和奮鬥生活以後，我便整天感到不安，好像心坎上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似的，不去掉牠，我便透不過氣來，於是寫小說的感情衝動了，但我不願告訴她，也不願讓其他的任何朋友知道，當我把整個的故事在稿子裏打草稿時，我不願和人家說話，也不願有其他的專來窺覷我的心緒，有時走過也避開小說

的結構，汽車來了，或者被洋車撞一下腿都被碾會牠們，為了要描寫她調和若星去當舖當衣服，我曾親自拿着一件大衣過當舖，那些當舖和伙計們的白眼，真叫人忍受不了，感到一種莫大的侮辱。

從街上回來，已經是晚上八點了，我乘著車子裏受到最嚴格的的時候，便開始動筆寫「拋棄」，那時調和就住在我的隔壁，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二一八」事變的前夜，因為兩三天以前就將風稿打好了的，所以寫起來特別容易，那些字一個個出來尖下溜出來時，像噴泉與瀑布似的那麼壓迫不住，我恨自己只有一隻手能寫，而且寫得如此之慢，如果我使用打字機，那豈不痛快了！
寫自己經驗過或者最熟悉的東西，自然容易，我是在臨和醫院的三等病室裏受過苦來的，三等病室只有窮人才有資格住，同是病人，但大夫和護士是瞧不起三等病房的病人的，把我的經驗填入調和生孩子的哪個醫院裏的情形，真是再適合沒有了。

那天晚上調和的特別早，也許她在念書和離別的若星，也許想起了被若星強來的孩子，不時地她發出深長的嘆息聲，使我更感到難受。

夜間是最宜於寫作的，白天常有朋友來訪，常有外間的一切喧嘩聲響來擾亂你，尤其住在上海租界亭子間的，弄堂裏的賣物聲，孩子的吵聲，娘姨們的戲罵聲……常常會弄得你頭昏心煩，只有晚上，一切都休息了，整個的空間好像屬於你一個人似的，你佔有了這所有的空閒和時間，在幽靜，寂寞的夜裏，你可以熄了電燈，躺在床上慢慢地遐想，或者是生個爐子（如果是冬天的話）扭燃了爐火，你儘管寫你要寫的文章，那怕你繼續寫到天亮，也沒有人來打擾你的。

我從九點開始，一直寫到四點半，終於把拋棄完成了。時間雖只有七個半鐘頭，而字却寫了一萬八千多，計算起來，我每小時寫了兩千多字，這是寫得特別快的一篇，而且寫完後自己看了一遍，當時還覺得相當滿意，但如果用現在的眼光去批評他，也許又不同了。

在這篇小說裏，主要的用意並不是表現珊瑚的勇敢和偉大，而是深含着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那就是女人參加社會服務，與生孩子的衝突，在沒有托兒所，沒有兒童公育的中國，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哺養他，帶孩子又是那麼麻煩的一件事，需要一個人整天日夜來侍候他，如果有錢的人家，她還可以雇奶媽，一個鄉村婦女，她整天在家也可以帶孩子，但是一個受過高等或中等教育的知識婦女，她一面要負擔家庭的生活，一面又要參加社會服務，一面還要哺養孩子，在事實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為了工作而拋棄孩子

，這舉誰都認為不應該，在法律上講，還是犯了法，因為孩子是下一代的繼承者，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拋棄一個孩子，就等於殺了一個無罪的人！但是犧牲工作專門哺養孩子，在社會這也是個損失，假若這個家庭還要丈夫去養兩個人來維持生活的話，那麼她更非出來從事社會服務不可！在這種極端矛盾的形勢之下，自然只有實行兒童公育，才能解除婦女的痛苦，才能解決社會人力物力不浪費的問題，才能使孩子們的生命永遠繼續。

在若星過來孩子與珊瑚聽到這消息悲慟欲絕的當兒，我的眼淚真的流出來了，我好象自己把孩子忍心丟在馬路上似的感到傷心，我想把結論反過來，要珊瑚為了孩子而犧牲事業，但是不能，因為我的思想不允許我這樣寫，而珊瑚也不是那種女性，於是結果，為了要參加建設新社會的工作，為了要使以後的嬰兒再不被母親拋棄，珊瑚是應該暫時犧牲自己的孩子而為社會努力工作的。

一 珊，你快起來看我這篇小說。
 在我的極度興奮下，不管珊瑚有沒有睡醒，一古腦把她叫起來強迫她看我的小說。

「怎麼！你是寫的嗎？」
 她一面看，一面用驚喜與不大耐意的表情看着我。

「請坦白地批評，如果你認為那些不對或者需要修改的地方，你都告訴我。」

一 拋棄孩子，因為正在病交加的時候，我還沒有這麼難過，現在讀完這篇小說，我覺得我們實在太殘忍了！我太對不住孩子，我的心像刀……

話還沒有說完，她就哭起來了，我也被感動得隨着她流淚，這時正是黎明，我呆呆地望着從窗口射進來的一道像下弦月似的光，很愉快地對她說：

一 珊，你是我這篇小說的第一個讀者，只要能獲得你一點淚珠，我便不白費這一夜的功夫了。一直到現在，拋棄裏面的情節和結構甚至句子我都記得很清楚，這也許因為主人公的印象給我特別深的原故吧。

（唉！誰知道上帝竟是這麼無情，終於把拋棄中的男主角——若星的生命奪去了！當著萍告訴我這一個消息時，我還有點不相信，但把信一連讀了三遍，像一若星於上月六日晨五時半病故於茶陵，他不能支持到這天的太陽從東山升起，在這屆時期與時刻死去，倍增生者的悲感，不僅僅是從此少掉了一個好朋友……）這樣的句子，難道也不可驚嗎？尤其昨天接到珊瑚的信她告訴我若星死時的慘狀和他死後的淒涼，更證明了這種酷的惡耗是千真萬確，為了紀念他，我先把他去年十二月寫好了的這一段東西發表，以後有功夫再寫文章追悼他。



祖傳金家第四代 (續完)

劉劍

(五)

一眼看過去，薛莊好像是一朵雲新的鮮花。金孝天路過這裏已經有過兩次，而且又都是春天，以前的薛莊，的確有點兒不同。不同的處並不是說薛莊的坐落點了方向，也不是它添上了幾間新屋，不同的地方是薛莊再也沒有像前兩次那樣寂靜，無聲，看起來整個薛莊好像是在震動着。就是莊前的那一面顯得高高的大旗子，更是這不同於往日的特徵。

薛莊兩面繞過一道小河，河裏的水游游地流着，一直流到頭道橋才轉灣，金孝天同小和尚走到了橋頭，不約而同地兩個人都止住了腳步。金孝天心裏靜靜地跳個不住，身子輕輕地有如飄到了半空，兩隻腿酸軟下來，心裏又是躊躇，又是畏縮。

遠遠地看去，那一座坐東朝西的鄰家腳窩的屋頂上，一團灰黑色的影子好像站着一個人，在不斷地移動着，看去好似在尋找什麼。

「小和尚，你到前面去瞧瞧有沒有人在那兒。」

起初連小和尚自己也有點兒害怕。畏縮地怔

了一陣，可是掌櫃的話又不能不聽，兩腿也就不由自主地開始向前移動。正在這個時候，橋頭那邊遠遠地有一個人跑過來，越是跑得快，影子也就顯得清，小和尚一見這個影子，轉過身來便望回頭，金孝天還是呆呆地站着不動，忘記了害怕，心裏總覺得這個人並不會來傷害他們，其實金孝天自己，也找不到絲毫可以證實自己這種斷的忠實性。等到小和尚跑近他身邊的時候，小和尚的兩隻小眼珠呆板地朝着金孝天想解開他內心的恐懼，可是這種成效太少了，於是小和尚叫着說：

「掌櫃的，你看到那個趕路的人嗎？看他樣子……」

不等金孝天回答小和尚，人影已經慢慢兒移近，還沒有跑到橋頭，揚着手意思似在打招呼。金孝天仍是不放心來，小和尚還是畏畏縮縮地，靠在金孝天的背後偷偷地聽着動靜，等到影子靠近的時候，原來是一個中年九十歲左右的鬍子，鬍子裏透着一番善意的表情，金孝天仔細看去，才想起來半年前在文島巷具羅得與舞子的王有才。王有才是個頂着鬍鬚的傢伙，過夜的醬肉情

願不賣給熟主顧，對於錢財，從來沒有含糊過。在半年以前，王有才突然離開東平縣，一直就沒有下文。有人猜他是喝醉了酒掉在水裏淹死了，也有人說他當兵去了，可是終因王有才並不是一個出色人物，到如今東平縣的老百姓，已經慢慢地把她忘記，想不到就在這鄰近的薛莊，又重遇到了。

「金掌櫃，什麼風吹你來的，鬍子裏實實地肥了。」王有才那樣親熱地，拍拍金孝天的肩膀，等他發現小和尚的時候，他才轉過頭來，雙眼牙齒地笑了起來。「我遠遠地就瞧到你們，我從廟堂屋頂上望這邊跑的時候，差一點兒跌到溝裏，小和尚還認得我吧？」

「唔。」小和尚看着金掌櫃還沒有開口，心中也就默默地打着這半小時內的突變。他一面懷疑王有才這個傢伙也許是「敵人」，但是細細聽了王有才那一股和氣親熱的談調，更使這個不懂世故的小東西迷迷惘惘。正在這模不自然的沉默氣氛中，金孝天的聲音穿過了他的耳際：

「我說王大哥，你可把我嚇死了，我真不知道這道這道說說驚驚是作什麼，你近來在什麼地方。」

作生意？」

「我嗎？正是俗語說的落草了。」

「這是你當了強盜？」金孝天瞪着眼睛焦急地要知下文。

「我不是當強盜，也不是當土匪，可是在打遊擊了。」王有才說游擊隊三個字的時候，聲音故意地放低些。

就是這一句話，使金孝天好似從半空裏重新掉下來似的，想不到賣醬肉的王有才，這樣有胆力，不怕死，心裏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來恭維他才對。

「我說王大哥，你們在那兒打游擊呢？」
「這話說起來可太長了，而且也不必談，但是有一句話應當告訴你，日本鬼子馬上就來攻東平縣城了，時間說不定，但是想必很快了。我們的省城已經丟掉了，你如果想逃生，你就跟我跑，至於跑到什麼地方你更不必過問，橫豎比你做鬼子的順民強，今晚我們大家就歇在薛莊，讓事自衛隊全是自己弟兄，小和尚也可以來，老的少的我們都有。」

金孝天聽了這一段話，彷彿是從一場夢中醒過來，不知不覺的領下店門，拋棄了四代的艱苦血汗造成的舖子，為的是不願做順民，至於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真是沒有想到，這不能不說是福地，其實也是失去自主力的結果，這時心裏痛快，簡直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感覺到王有才和張哥相比，兩個人都是同樣爽直，觀點。

「王大哥，我一定跟你去，我早就向小和尚賭過咒，與其是活生生地被鬼子兵糟蹋，為什麼不同他們拚命呢？」

「我也去，王叔叔！我該洗衣服，倒個茶什麼的。」小和尚牽着王有才的腰帶，死不放鬆。三個人於是默默地笑着，一簇，河頭的水依舊輕輕地流過去，太陽給他們映出三個高矮不同的影子，朝着薛莊走去。

(六)

黑洞洞地，什麼聲音也沒有，王有才早掉掉兒上的煙星，不時地閃了一下。小和尚這個東西倒底是後子，鞋子衣裳都未曾脫下，就呼呼地睡着了。金孝天還是呆呆地靠牆邊，王有才的煙星閃起的時候，可以看到金孝天臉上泛起的一片紅暈，一直到兩隻耳朵為止。

「王大哥，照你這麼一說，我們要活，只有打鬼子。這話我聽過一次，你底話我是第二遍聽到了。可是我得請教你，我是個作打鐵活出身的人，自家有四代作這件十二月也不怕冷的烤火貨兒，叫我背槍也許能拿錢對付，叫我放槍就可就要命了。」金孝天聽完了王有才那一段動人的游擊隊故事後，心中不免有點驚慌。一着慌，連頭連底地把自己的弱點流露了出來。站在對面的王有才，心中一面是替金孝天焦慮，一面是感覺到他的底「落伍」。

「我說，金掌櫃……」王有才這句話還沒說完，金孝天搶住了叫開：

「王大哥，我可不答應你再叫我金掌櫃了，你可明白我們現在是兄弟了。」

「好吧，金老弟，你的確是個揮霍錢的生財人，在半年前當我離開東平縣的時候，我何嘗又不是如你一般的擔憂。這半年來，我發現了那都是洩氣的，無關痛癢的謔話。我們不是個個生來就能放槍的，游擊隊的活兒，並不是只有放槍一件事，譬如你店舖裏並不只賣快刀似的。游擊隊好像一座國民小學，就譬如像東平縣城裏火神廟裏的那座國民小學一樣，我們一進游擊隊，馬上如同進了學校，一邊是打鬼子，一邊學習一切。我可以問問你，你可明白咱們中國有幾個省呢？你總比我強，我從來沒有過過算盤，你可進過了。你還有什麼可怕的？金老弟，你一進這國民小學便會知道比賣刀生意好作，而且有趣味，有意思。」王有才這一篇洋洋大論，金孝天聽得沒有半個字是故意添的，他感覺到王有才這個人靠得住，够朋友，尤其於他叫他為「老弟」的時候，使金孝天更有把握地自信：「這難之交還愛深」是一句真話。

「照你這麼一說我馬上便要離開此地，奔到你趙家坪去。我今夜是再也沒有法子合上眼去睡覺了，我立刻要走到你說的什麼「本部」去。」
「不慌，不慌，七八年的功夫我們都忍受住了，難道還怕一夜嗎？再說我這趙趙碰到你並不是有意，我是牽着上面的命令來有事的。現在我要

有意，我是牽着上面的命令來有事的。現在我要

向蘇莊幾個圍，去贏一兩個兄弟，回來大概是天明的時候，我們再一塊兒到趙家坪去，橫豎到趙家坪是一條早去晚回的好路。」

看樣子，王有才真很焦急似的，等不住金孝天的回答，便笑逐逐地逗自出門去了。

(七)

等到金孝天戴上一頂舊軍帽的時候，小和尚歡喜地說：

「金掌櫃，你像個大兵！」

「本來我們就是大兵，可是你可不要忘記李同志的話，我們這裏都是同志，懂嗎？」金孝天冷淡地回答。

「照這裏說，我該稱呼你「同志」？」

「就是這話。」

「王同志，看我戴上這頂帽子行不行？」

「還好。金同志。這三天的生活你感覺到怎樣？作買賣還是當大兵好？」王有才轉頭頭看看小和尚：「你也是一樣，小同志，作學徒好，還是……」

「還是當大兵好！」小和尚想不到掌櫃的話和他心裏所想的是一模一樣。

「好了，別說這些不關心的話了，我來是告訴你一件事：省城失陷以後，鬼子的兵正朝東平圍打來，一兩天內，我們就要出動了。」王有才顯在金孝天的臉上，探察一窺害怕的影跡。其實

金孝天一點兒也沒有什麼恐懼，他說：「媽的，我也得死在東平縣，別說鬼子兵厲害。」

「王同志，那麼我們那間舖子呢？」

小和尚提起舖子兩個字，像如一顆尖針刺進了金孝天的心房似的。他又回想起老掌櫃的死，日本飛機，傳單，下了節的店面，還有那塊掛得高高的「金家四代」的招牌來。他情不自禁地想流淚，可是又記起了今天早晨舉行升旗禮時王隊長的話：「這個時候沒有個人的利益，沒有個人的生命，有的只是國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命。」

「把舖子當做戰壕也活該，只要我們打退那班不是人養的畜牲鬼子兵！」金孝天咬着牙關，發誓似的舉起手來。

「對了，金同志。這才配叫游擊隊隊員！」

王有才摸摸身上的槍，屋外，正唱着一片歌聲，

「爬過山頭也穿過河流，

我們兄弟都會聚在一起，

操着不同的土腔方言，

我們兄弟都有過不同的生命，

爲了民族獨立，國家自由，

我們相逢在一堂。

一樣的熱血一樣的志氣，

來保衛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土地。」

歌聲還沒有完，集合的軍號吹起了。

趙家坪土地廟前一片廣場上，一眼看去是一條黑簇簇的長蛇。王隊長雄糾糾地騎在馬上，操着聊城土音：

「同志們！大概你們總明白這次集合的意思吧？敵人已經踏進我們的省城。東平縣是鬼子第二個要佔領的據點。我們決不肯讓步！我們的任務是牽制鬼子兵的前進。你們總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還流着汗在耕種我們的田園。今年呢，敵人的坦克車，大砲，在蹂躪着我們那些田園。爲了田園，爲了收穫，我們背過嶺，挨過罵，也不怕太陽和閃電，可是，今天不僅我們的田園被鬼子踐踏，我們的房屋被鬼子焚燒，我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孫，都要在敵人的砲火中分滅，離別，逃亡，死傷。整個中華民族還要被敵滅亡。我們集合在鬼子懷裏，人人都是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來和鬼子拚命，對嗎？同志們！」

「對！」一千多張嘴，吼出鐵一般堅硬的回答。

「對！王因如此。我們馬上要出動了，這次出動是我們這一隊游擊隊第一次的出師。同志們，讓我們向國旗恭敬地來宣誓。我們要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遍了我們的國土！我們要拿熱血，來保障我們民族的生存。」王隊長高高地舉起右手，意思表示鐵一般的堅決。

「還有，同志們，你們千萬別亂放槍。一顆子彈我們起碼要打死一個鬼子。子彈是我們的生命！誰要是糟塌子彈，誰就對不起中華民族！同志們，牢牢地記住我這句話。」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記住了！」在宏亮的回聲中，各人散開了。

等到小和尚再和金孝天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夜色沉沉，王有才去值夜巡邏去了，小和尚得意地告訴金孝天：

「我說金掌櫃，不，金同志！你說「敵人」我這下子才弄個明白，這就是鬼子兵，對罷？」

金孝天伸一伸大姆指表示贊佩小和尚的聰明。

(七)

三天後，報上登載着這樣的消息：

「二月二十八日：東平縣我軍，於昨日轉移陣地，我軍第×集團第×營，繼續以英勇之姿，與東平縣南鄉一帶之敵展開壯烈血戰，殲敵無數。我大軍正協同趙家坪游擊隊支隊，向該縣東隅追進中。東平縣指日可下。」

「三月一日：我軍經一晝夜之肉搏血戰，於今晨微曉之際，正式克復東平縣，俘獲無算，詳情續報。」

「三月二日午後四時急電：東平縣克復後，負責當局發表公報稱，東平縣此次被陷以迄收復，為時僅一晝夜，可謂空前勝利。此次作戰，我軍之英勇精神，直可動天地泣鬼神，尤以游擊隊能協同一致，處處牽制敵軍。游擊支隊長王隊長，竟以身殉國。現我軍正協同游擊隊，繼續肅清四鄉殘餘云。」

(八)

三月一日下午二時，金孝天，小和尚，還有王有才跟一隊兄弟，進入了東平縣城。當金孝天踏進東平縣城門的時候，也不禁掉下幾滴熱淚來，一個星期前，他偷偷地別開了縣城，鎖下了店門，只剩下那個「亂傳四代」的刀舖招牌在冷落地墜來飄去。想不到今天又回到了城裏。

打銅橋被敵人的砲火炸斷了，橋邊還躺着一兵的屍體，區公所還在火燒中，金孝天很憤怒，同時十足擔憂，生怕「金家四代」的舖子已經被敵人燒了，脚步正走得快的時候，猛不防一腳絆在一塊石頭上，半個身失去重心，撲通地跌倒，小和尚倉忙地把金孝天扶了起來，仔細一看，絆腳的不是石頭，而是一個穿制服的敵屍。

金孝天爬起來的時候，至友才兄弟們已經幸運了，他咬着牙關吐了一口痰說：「小和尚，不，小同志，絆倒我的就是你要知道的「敵人」，也就是鬼子兵。你可認住他，這樣的人便是我們要同他拚命的野獸！」

小和尚愣住了，眼神跟着金孝天繼續走過去。

頂奇怪的是「金家四代」的招牌還自在地掛在店門前，店門打開了。小和尚還沒有注意到這一切，搶着脚步奔入了店堂，正要開開裏門看看有什麼變動沒有，忽然發現門後面站着一個人，小和尚畏懼似的趕緊回身，一面叫：「金同志！有人！有……人……在……上！」

金孝天正檢點着店門和櫃子裏的東西，一聽到小和尚叫喊，趕快奔了進來，照着小和尚指點的方向，退後一步壯壯胆子，再順便把門底下檢起一把菜刀，用盡全力把門打開，天哪！站在門後的不見別人，正是過門不久又逃回娘家的桂芬！她的兩手被綁着，兩個乳房露在外面，嘴裏流着血，金孝天全身是戰慄，他沒有勇氣，默想一星期以來的一切，他驚了，呆呆地站着發抖。

小和尚一向不敢流淚，到了這一剎也忍不住了。

正在這淒涼的片刻，外面跑進了隔壁烟紙店裏的王老三，金孝天嘴裏想開口，可是像啞吧似的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少掌櫃！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嫂子是前天到城的，她說她接到你的信，生怕你有什麼不能商量的事，來同你碰個面，問個明白，不料昨夜鬼子進城，嫂子被三個鬼子兵關在裏房，哭聲，叫聲，和鬼子兵的笑聲，鬧成一片，我們嚇得關上門裝沒聽見，現在嫂子怎樣了？」

「你看？」小和尚指指地上的桂芬。

奧的，店堂裏一陣沉重又快速的脚步聲音，進來的原是王有才。

小和尚把這一切告訴了王有才，看起來他好像一點悲哀也沒有，他說：「金同志！小同志！我們要在縣政府門前集合，快去！幹到底！中國人死不完的！中國是亡了。」



小號兵

蕭離

——我吹起號來，他們便跟着我的號聲衝上去，你想，這多有趣啊！——

這樣的聲音，往往驚動了正在睡夢中的學生們，我想，他們一定要埋怨他：

「該死的東西，半夜三更吹你媽的……」

已是一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在一個偏僻的小夥伴裏教書，這個學校，原來有着很好的校舍，但是，現在那些房子却換了主人，把先生和學生們都擠在破落的廟宇裏，蒼涼固然因此得不到安靜，而我們心裏也正同樣的感到枯燥，尤其是在春天。

我却不然，當我在黑暗裏睜着眼睛的時候，這單調的聲音便陪伴着我消磨這一段時間的寂寞，因此，對於這位不相識的號手者，我渴望陪同他見一面，可是，在我穿好衣裳回學校走去的時候，那「達啞，達啞」的聲音，却慢慢的走遠了。這種將近一個月，我們始終沒有見到面。

好在這座廟宇的附近，是一片遼闊的空場，雖有幾個小的土坵，而我們的眼睛是可以一直望到城牆邊的，空場上除了長滿了青草的墳堆而外，青青的麥苗，一片一片的接濟，這景色，雖在城裏，卻較郊野。

那「達啞，達啞」的號聲，比從前進步多了，從低的調子一聲一聲的高上去，又由高處一聲一聲的落下來，聽來小但不像過去那樣刺耳，反而引起了一種遙遙遙遠——也許是在邊塞——的感觸。

日子是不靜的，空氣是平靜的，心，像落在一片泓靜水裏似的。

突然，在一天早上，殘月還照著蒼白的時候，一陣短促的號聲把我驚醒了，似乎是兩個人人在吹，前面那個把每個音節吹得清清楚楚那麼容易和清楚，後面那個大概只能把號吹得「達啞」那麼一響，聽起來，費力氣頗不算小。

決定去看看這位朋友，我便起了一個早，這時，頭上是一天星光，遠山拖著黑影，在城壕邊，悠揚的號聲便由那裏發出，一高一矮的黑影筆直的站在那裏。

走近了他們，他們正吹得起勁，那高個子的吹一聲，那低個子的便也吹一聲。有時，兩個人

不掉的。」

金孝天一聽到集合，轉個身兩隻眼睛不看店裏的一切，從桂芬頭上擦下那根銀練縛在槍柄上，跟蕭王有才向外就跑。

在路上，金孝天走得氣喘喘地告訴王有才：

「王同志！我沒有流淚，我是海軍隊員！」

到了縣府門前，全隊已經排齊了，新選出的隊長伍光祖，正按着次序點名。

「同志們！生死共存的兄弟們！我們要記住死者的血路，即便犧牲到最後一個，也要同鬼子拚到底！」

現在我們舉行升旗禮，一面來默念我們英勇的王隊長，和死去了的二十八個同志。現在派金孝天來升旗！」

金孝天拿着國旗套上繩子，慢慢地，兩眼注視着這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心中說：

「我金孝天是中國人，我要保衛我們祖國傳下來的土地！金家四代舖子開了門，桂芬死了，我不僅要為一金家四代人復仇，替我的桂芬報仇，我還要替中華民族雪恥復仇！一金家四代一永遠不會開門，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滅亡！」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代郵

蕭王有才：尊稿已於二卷二期中發表，請示地址，俾便寄奉稿費。

把聲音合在一起，直到他們吹够了時辰，我才搭袖着和他們說話。

那個高個子的，是一個吹了多年的老號兵，他知道很多關於號以及吹號的故事，號牌子也是記得爛熟的，他現在正在熱心的訓練這個小號兵，據他來說，經他手裏不知教出了多少號兵了，但懷着這樣大的熱情，這却是第一次，因為，這個孩子是太可愛了。說着，便指著立在他身旁那個發笑的孩子，他正用陌生的眼光看我。

「你今年多大了？」我問。

「十六啦！」他回答我，一面用他那肥大的棉大衣的袖子，放在嘴邊呵着，一面在按摩那一只肥而短的軍靴。

「那兒人？」

「河南。」

「河南？」

「對麼，河南。」

「那你怎麼跑到這兒來的？」

「長了腿，那裏不能去啊？我還打算去前線呢。」他很自負的說，弄得我倒有些慚愧，於是，由前線我們便談起了別的話來，我說我也去過前線，看過中國弟兄和日本鬼子打仗，見過活活一日本兒，同時，還有好些日本玩意。

這次，我們算談得相當投機。

在蒼茫的霧色里，他們走了，我自送着他們的背影，長及脚背的大衣，一雙破了窟窿的帆布鞋和一頂鴨舌已經下垂了的灰軍帽，這可愛的孩

子，夾着發亮的軍號，慢慢的走遠了。

二

此後，我們常常有機會見面，話也越談越多，越談越親切，有時談到各人的故鄉，門前是否有一灣水，是否飄着綠絲的垂柳？春大裏，是否也當到小山上去玩耍？夏天呢？是否像一隻水鴨子似的成天泡在河裏，談話時，互相交流着十分的愉快，回憶把我們都牽引到各自的故鄉去了，但當這微笑剛一離開嘴角時，憂鬱又襲上了他的眉梢。

突然的，他不說話了，把一雙濕潤的眼線掉在東方的白雲裏，我知道：他在回想過去的一切。現在，他已不再有愛的温情和幸福的日子，正如他告訴過我的：

「父親死了，就被鬼子佔去了，母親做了縫衣婆，只剩下自己這條小光棍。」

我只有不自主的拍着他的肩，找不出一句合適的話來安慰他那顆受傷的心。

半響，他才涎涎的走了，可是，當他走得離我稍遠時，他便抽起了頭，用力的吹起那隻喇叭，雖然沒有調子，但那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

日子長了，我們之間已築起一座友誼的橋樑，他稱呼我「先生」，我把他叫做「小號兵」，他對於這個稱呼，感到非常的親切，比方我說：

「小號兵！你為啥要當號兵呢？」

「我不想做官，讓老總們跟着我去打仗，我

願做個號兵，到火線上時，我吹起號來，他們個個跟着我的號聲衝上去，你想，這多有趣啊……」

四

一個秋天的傍晚，小號兵突然跑到我的宿舍裏來了，腳上穿着一雙新舊鞋，綁腿也打得挺好，號，用了一條紅色的粗綵帶繫住，掛在肩上，號嘴的地方還有一塊紅綢的巾子，那就是小號兵當對我似乎惋惜的說過：

「我這號，什麼都好，只差一塊紅綢子，今天，那塊紅綢子已經有了，我知道一定有其他的事故將要發生。」

「小號兵，這做啥呀？」

「開差了，開到前方打日本去。」他在笑。

「就走吧？」

「不，明兒個天不亮開身。」

「唔……」

「我怕明天不能上你這兒來，所以請了半天的假，來……來……來看看你。」他在興奮裏會着羞澀，我一雙眼珠停留在這一身新的打扮上，但心却飛向遠遠的地方去了，飛向森林，飛向山窩，飛向血肉的戰場。

「那麼，我不能送你走了，我很感情的拉着他的手，他沒有說話，扭扭地掏出他那本沒有怎麼用過的「檢中日記」：

「先生，我要走了，請你給我寫幾句話在護上面吧！」他把本子遞了過來，用期待的眼光等

要領的國符，

我這件出乎意外的要求，

「我什麼呢？我自言自語的說，

可愛的朋友，一時實在想不出恰當的字句，

終於給他寫上了，

「你好好吹你的號吧！」

「我聽他聽的，他不知他聽清楚了沒有，

我拍着他的肩，

「再見！再見！打了勝仗準回來看看。」

第二天早上，城頭上再也聽不見小號兵的號

聲了，大地恢復了過去的岑寂。這時，我想小號

兵已經走遠了。他也許正在大隊前頭，得意的吹

奏行軍的曲子。也許，他已上了火車，火車載他

去到遠處的地方了。

平時，小號兵在我的心中并不佔有一個怎樣

重要的位置，而他走後，我却像丟失了一件什麼

東西似的，終日惶惶不安，覺得實在一點，我很

想念他。

在砲聲或是號聲，我常常信步地走上那一角

城頭，城頭上是一升衰草，城外呢，炊烟繞繞着

荒村，沒有了號聲，一切便顯出異常的寂寞。

日子變了，一切都在漸漸的變化。

時光洗淡了人們心上的記憶。

開山版十五

學校裏放了寒假，我靜靜的離開那處古廟，

去到一個大城，

時間已是傍晚，我走下車去，

忽然，一個傷兵走近了我，

我認叫他，但是，叫不出一個確定的名字，

「先生！你認認我嗎？」

「怎麼？你受了傷了！」

「呢！受了傷。」

「在那兒？」

「晉南。」

「重不重？」

「不算輕，骨頭已經斷了，

我制止了他，一則是怕引起我同

情，但我沒有出聲。

「先生，他叫醒了！你

「他怎麼啦！在前線很好吧！」

「不，他傷了。」

「他怎麼啦！在前線很好吧！」

「不，他傷了。」

「他怎麼啦！在前線很好吧！」

「不，他傷了。」

「他怎麼啦！在前線很好吧！」

「不，他傷了。」

「他怎麼啦！在前線很好吧！」

「他怎麼啦？」

「死——了——！——」

這兩個字，再一句話也不說了，

「我拉他同坐在一堆麻包上，

「九月十四日，我們過黃河，

小號，沒有見過火線，

「過河使到津津渡這地方，

在這裏，我們準準同敵人接觸了，

「小號兵，怕鬼子不怕？」

「不是好漢。」

「九月二十二日晚上，

攻擊」，

「有人同小號兵開玩笑，

「一聲也不響，

「便放鬆的哭了起來，

「拍了他的頭說：「不能沒有你！」

「退了出來，

「他兩要哭，

「我們偷偷的爬上了每一個山頭，

同時，

「

「

「

「

個山頭上布置了一些我們的弟兄和兩名號兵。等信號一號小使向敵人的陣地衝去……這裏，我便和發兵聚在一起。

「信號槍還不響，小號兵等得不耐煩了，死的拍着大腿，我說：『你安靜點！』」

「他興奮的看看那些伏在他身邊——那些槍上了膛的弟兄們，快樂的在我背上打了一拳：『嘿！呆會兒，我吹起號來，他們便跟着我的號聲衝上去，你想，這多有趣啊！』」

「終於信號槍響了，我們像猛虎出山似的竄出了林子，拚命的往前衝，衝！」

「他跑得最快，大伙兒緊隨在他後面——這時，我們聽見敵人清脆的機關槍聲響了，並且很近。」

「他像瘋了似的，跑到一個小土丘上，漲紅了頸子，兩眼旁直，死勁的吹：『底達底達底底底！』」

「我大聲的叫：『下來！下來，那裏站不得，目標太大，下來呀，喂……』」

「他連一個字也沒有聽見，還是漲紅了頸子在吹，我正要上去拉他時，『達達達』，一陣機關槍朝這邊掃射來，他應聲倒在土丘上，我想他是受了重傷。」

「我狠命的爬上去，當我抱起他的時候，又是『達達達』一陣機關槍，打在他的肩上，有一發打中了我的左膀，我忍住痛，抱着他從丘上滾了下來，他手裏還緊緊地抓住那支號。」

「他遍體都是傷，我用一隻右手替他綁紮，他搖搖頭，好像要說：『不必了！』這時，我的血，他的血，浸透了他的衣裳，他瞪着我。」

「十五分鐘後，前面傳來了打勝仗的號聲，他笑了，只是那麼抿一下嘴角，想說話，就是沒有說，慢慢的閉上了眼皮，喉嚨一響，他——死了！」

「他死了，但手裏還是緊緊地抓着那支號，我解開號上的紅綢子，蓋在他的臉上……」

六

「嗚嗚嗚……」東行車要開了，汽笛聲把我從戰場上——從小號兵的身旁拖回這裏來，我恍然的，想不出一句話：『你……你……』」

「我！我不要緊，一老號兵拭去了眼淚：『傷已快好了，現在到後方醫院去休養……』我急步的跳上了車，車蠕蠕的動了，我好像還有許多要說的話。」

「小小……小小……」我仍然沒有說出什麼，他跑着追上來，但沒有追上，車已出了站台。

我忘記了回到自己的座位去，木然地靠着鐵欄杆，看兩旁凍冬的枯木，向後面跑去。

這時，我又好像在看什麼，但什麼也沒有看見，好像在想什麼，但什麼也沒有想起，肥肥的棉大衣，破軍帽，發亮的軍號……都跳躍的呈現在眼前。

「嗚嗚嗚」，到站了，又是一陣汽笛聲響了，我，一縷烟飛向天際，我的心，也隨着輪子去了，失神的走進車箱，一下便倒坐在車座上……三十年二月一日於西安

短簡之八

寒朔先生：

四月十六日來信收到，你說一連寄了我五封信都不見寄復，還恐怕是你記錯了吧？的確，我有些忙，如果僅僅是寄稿而沒有特殊的問題需要答復，我是照例不寫信的。這原因很簡單，一來沒有時間，二來可以節省郵資，有些老朋友常常半年得不到我一封信，但她們並不責備我，這就因為她們了解我，能原諒我的原故。

你的詩，的確比從前進步多了，但本刊為了篇幅所限不能立刻刊登，請你不要性急，以後總有機會發表的。

近來讀者的來信一天比一天多，他們不論是關於婚姻問題，財產繼承問題，升學就業等問題，都來信詢問，如果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滿足的答復，這怎麼可能呢？這是一件我常引為遺憾的事，整個的黃河編輯室要不是只有我和路了女士兩個人負責的話，那麼我們很可以來一個擴大編訊運動，使黃河的讀者和編者取得更緊密的聯繫。

昨天我剛從寶雞參觀收所歸來，還窩在病中，我不能多寫了。

進步

願說

冰登

夫·婦·間·諜

鄭 魯 生 譯

原載于 Liberty 雜誌

瑪蒂·蓋特新老小姐正在入神地聽着警備部她一面想着一面回過道裏走去。

司令部的廣播，門鈴響了。她關掉了收音機，跑到門口往外面張了一下。她並不是胆小，那六十

多年的歲月，灰白色的頭髮，瘦小的身材，三十

五年的小學教師生涯曾關過一切的坎坷和世態。

自從退休之後，住在離鎮市五哩，距頂近的鄰居

也有半哩的村舍裏，在晚上門鈴響的時候，她老

是先要向外偵察一番的，何況現在已經是過了

十一點哩。

剛才，警備廣播裏今晚頂重要的報告，國會

機密室剛簽立不久的××軍事協定在下午七時三

十五分被盜。兩個穿着國會制服的男人，帶着面

罩，強逼機密室主任打開了保險櫃，盜走了那新

的軍事協定從國會的後門逃走了。當時蓋特新的

心裏很煩，覺得在這國家危亡的今日，大家一起

出力救國還來不及，反而出現了這班甘心賣國的

內奸。

從窗裏看到外面有兩個人立在她的門廊下，

一點兒也沒有錯。一個是文的，蓋特新老小姐銳

利的藍色的目光從窗上的雨簾裏看到有乙部車子

停在她住宅的窺窗外面。也許是車子出了毛病，

「誰？」她立在門的背後問着。

「我——我們車子裏沒有汽油了，——一個女

人的聲音回答着，「我們在公路上看到你這裏的

燈光和你的汽車間，我們想……」

「請進來！」蓋特新把門開了。

「我們有急事，」男的穿着件黑色的雨衣，

躊躇地立在那女人的身後，說話的聲音那麼粗獷

，「假使你能够勻點汽油給我們就好了，因為我

們要趕路。」

「可以，可以！我一向總是多放幾罐油在家

裏的。你們略為休息一回兒，我去拿汽車間的鑰

匙。」

那女人向男的瞪了一眼。她很年青，打扮得

很時髦，可惜她的鼻子是紅的，牙齒也不怎麼齊

，男的點了點頭，他們兩個人便跟了蓋特新到她

的起居間裏去。爐子裏的火發射着紅潤的光，照

耀着壁爐兩旁蒙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椅椅。

「請坐，」蓋特新很殷勤地招呼着，「你們

累了吧？還要往那兒去？」

「到海邊鎮去，」男的回答着，「她的，哦

，我內人的妹妹病了，我們趕去看她。」

蓋特新很表示同情地說，「噢呀，那是多麼

不幸呀。你們兩位都够累啦，要喝杯茶麼？……

那女人十分疲倦地面對着火，伸直了兩腿，懶

懶地躺着。她的一雙黑色露孔的漆皮鞋舞鞋已經

濕透了，上面糊了很多的泥。

「不必弄茶了，」男的說，「我們打算立

就。」

蓋特新扶了他坐下來，簡直把他當做那班一

點兒也不體諒妻子的人們一樣看待，而那女人看

上去她是很能够照應她自己的。她的目光和唇色

相當的幽暗——那或許是由于唇膏和睫毛油用得太

深了些兒。

女人脫下了鞋，扭動着腳趾頭。塗了紅色甲

油的腳趾被濕透了絲襪蒙着更顯得紅了。蓋特

新把眼睛細細地看過去。一直看到那沒有帶手套的

手，再細心地望到那打扮得很漂亮的臉。

「我們會付給油價的，」男的就着。

「那算不了什麼，好吧，」蓋特新說，「真

去拿鑰匙。那兒的電燈壞了，請你太太拿着鑰

可以照着去拿油。那在一堆東西的後面。」

「O.K.，(好吧)一男的說。」

「蓋特爾到廚房裏去拿了鍋匙和燭。然後她穿了棉襖棉褲的舊大衣往門外走，那夫婦兩個人已經在廊下等她了。」

「走吧，去拿吧。」她說着拿燭燭在前面領路。到了車間裏，她指着加車子後面的牆角裏，那裏堆積着許多自衛軍的用具。

「汽油在紙桌子下面放着，你可以把那款護牀拿開，自己去拿吧，我有點兒不敢動手。」她把燭遞給女的拿着，給那男人讓出了路。

女的拿着燭站在男人的旁邊，蓋特爾站在他們的背後汽車和牆之間的小過道上。她很緊張地立了一會兒，然後，「好可怕的可雨！」她顛抖的老處女的腔調，「把我漂亮的車子全打濕了！」

「真個瘋了出來，忽地，把門拉上，沉住氣使勁地抵着門，聽候上。」

「門裏的兩個人掙扎了半天，她理也不理地趕緊回屋裏去。」

「打完電話沒有一回兒工夫，警員已經封了對門的口鏡叫着。她奔到門裏，把汽車間的餘匙遞給警員。」

「孩子，可不許開槍，」她命令着，的確地，她還把他們當做從前小學時代在她班裏上課的孩子，「我不願意救傷牀在我家拿出拿進的。」

「秋姆笑着做了個鬼臉，便帶了兩個人直跑到汽車間去。另一個人在這時候跑進來對秋姆說：」

「被盜的秘密協定和別的重要文件在車子裏，一點兒也不少，是藏在坐墊下面的。」

「蓋特爾深深地嘆了口氣，她沒有做對的！」

「不，她這樣做是很對的。」

「在這一對夫婦問題被上了手，押到警車之後，秋姆回到蓋特爾老小姐的面前，敬辭着她的體。」

「無絲毫的廣播裏說是兩個男人，」他說，「你怎麼就會疑心到這泥球和這爛泥呢？」

「紅的腳趾甲，」蓋特爾說。

「紅的腳趾甲，」蓋特爾說。

「她的腳趾甲是塗成紅色的，當她脫下鞋的時候，我留心到了。可是她的手指甲並沒有塗指甲油。你想，一個女人那麼喜歡打扮那麼愛漂亮，她既用油塗了腳趾甲，又怎麼會取而疏忽了手指甲。不，不，不，這當中一定有什麼原故。那除了她會爲了要女扮男裝還有什麼再好的理由呢？還不是很簡單的麼，我親愛的華生。」

「蓋特爾很高興，甚至於用伯察家蘭爾斯助手的名字來喊秋姆。」

「哦！一警官秋姆讚賞着。當他走下了階台他很快地地擦着頭，而這老姑娘從此開始被大家永遠地崇拜着。警官和他的一班人小的時候都會上過她的課，可是她已經精糊得不能夠一一呼出他們的名字，她便叫他們華生。」

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吾米園

「我守衛在黃河上」

「沒有月亮，沒有星星，」

「夜，黑一樣。」

「戰馬發出嘶聲，」

「鬼燈，滾動着，」

「紅的火光。」

「死寂窒息着荒野，」

「河水颯風地歌唱。」

「我守衛在黃河上。」

「眼所見到的」



緋紅色的疤痕

煥章

若貞，她那莊嚴和藹的面孔，永遠不會使我忘記！雖然，她已在去年靜悄悄地離開了人間。

她的父親，一點也不愛她；「女孩子氣，身體不健康，又不肯說話，老是沉默，長大了，說什麼能與男子爭平等！」若貞，每想起這一句話，總會暗暗地流下幾滴眼淚；但是，母親始終把她的成掌上明珠。

抗戰的第一個年頭，她才十五歲，剛在高級小學畢業；由於她優越的天才，所以父親也樂意將她送到城裏去升中學。

戰事一天天的逼近，在縣中只上了二個半月的課程，一陣狂炸又將她送到溫柔的母親的懷抱裏。

故鄉像往日一樣，母校的校牌上仍是一行不變的「愛國小學」四個藝術字；高高的校門，照常吞吐著一羣羣天真活潑的小孩子。這時，她剛自城中回來，自然已往同學的小妹妹們。要把她看成「鶴立雞羣」，老是圍伴着她，要她講城裏的風光，但是她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家，又能會講些什麼名勝雜識？

城內是一天天的緊張，在炮間全感覺不到，這樣地整整過了一個冬天。最後，由於傳言聽

說敵人不久要在村西首的馬路上，鋪設鐵路，家鄉漸漸地感到恐慌了。

「寫人逃不起誰」，所以她的父親決意把她交給她三叔父和我，要我們一同逃到大後方去，為國家出力幫助。她母親聽說這件事，還流了整整半夜的眼淚，說不清她是怕生離或是死別？

離家的第二天，我們已經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由多數人的耳語，知道向南是如何地不容易通過，所以我們又臨時變更計劃，到游擊區裏去。在太行山裏參加了政宣隊。

六天的途中，她和我倆一樣的吃苦，忍饑，但是從來不驚慌，她只是像小孩子一樣，計算着我們再待幾天以後，就是目的地的新主人。

××是個偏僻的山縣，在她還算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看到山，使她特別感覺到興趣，在一個將吃午飯的上午，她拉着我倆「我們去玩山。」

春天的翠綠，蓋過了谷野和山頂，涼涼的流水，點點的白羊，使山景顯得更美，令人一見而傾心愛慕。在她當然是更具吸引力，所以正像與山有緣一樣，臨回城時她還堅決的要我們對她說何時再來。

在政宣隊，除了清剿以外，她還擔任照顧院

的救護士，雖然只有三個月的訓練，但是用了細心和愛護。不知道有多少負傷將士得到了她的安慰。

二十八年七月，艱苦的生活，磨滅敵人的「掃蕩」愈為緊張，把愛山的若貞和我們，真的又送上山來——當游擊隊。

為着學習訓練計劃，她傷了右手腕，但是她全不在意的兼任傷口，仍像常人一樣；後來還是由於我和她三叔父的力主任院，她才算至強容顏，的碎她的傷勢大重了，以致於好後還留個疤痕，這就是她以後必死的鐵證！

出院後當了三個月的游擊兵，由於她傷了的右腕，學來一手名震××游擊區的脫亮槍射擊術，連附近的老百姓也知道有個李紅腕——若貞的綽號。

在××游擊隊，成績特別好的每每會擢升為特務員，而擔任敵方軍區的刺探；更加上她的細心和沈默，當然她是很快的被擢升上了。

獲選後的第一天，她是擔任在××縣城內圍在敵人的火藥庫，奉命的當天下午，她扮成一個替瞎子導路的乞兒，很顯利的來到城裏，在偏僻的廊檐下住了一夜；次早她辨明了敵人的大本營

，就近恰巧有個菜園老嫗，若貞將自己乞乞兒若鶯子導路的事情對老嫗說了一遍，老嫗也就金不懷疑的將她收下了，覺得自己正是求子不得，能有個女兒侍候終身，也差強人意；所以自從收養後老嫗特別體貼她，好像是親生的孩子。

這時，敵隊中有個丁田忠一的步兵，他因為不滿意日本軍閥的所為，所以時常獨自到菜園裏來，看看老嫗種的畦菜，或者和老嫗指手畫腳地談談一段舊話，以廣闊心情。若貞，最初只是聽老嫗的命，不敢見他，老是在避處躲着。後來，經過幾次的觀察，似乎丁田並不像吃人的獸兵一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應付他。大概有一個半月的光景，丁田也學會了幾句中國話，若貞就耐煩地拿小孩子的態度和他攀談，慢慢地考察他的一切。

結果，他倆的認識由淺而深，最後終於是丁田當了「活俘虜」(歸降)，和若貞一同回到游擊區來，自從若貞到城的第二天，她就一面當一個安分守己的養女，一面暗自進行偵探的工作。所以她的刺探火藥庫的任務也相當的圓滿。

當探悉後，她把所帶的少量炸藥交與了丁田，由丁田親手擲進火藥庫裏，等到這有時間性的炸藥發作時，丁田和若貞又扮成了父女兩個在敵軍倉庫的幕布中，離開這爆炸之城。

和藹的笑容，由於這次的成功，她成了我們工作隊的健將；第二次，又派上了她，因為她是最聰慧的合格人員。這次是要她到X城探悉土匪

原來此担任「掃蕩」的指揮部，這個人自然是冒險性更大些，但是她居然很愉快地慷慨受命。

X城和X縣相距只有六十多里，所以當上次X縣被炸後，敵人就竭力在城中搜取線索，終於由老嫗認出自己養女的失蹤，而將若貞在城活動的情形，無意中暗示給敵人；最主要的，就是右手腕上的一個鮮紅色疤痕。

所以自從火藥被炸後，李紅腕的名字，已在每個敵人腦子裏秘密的記憶着！

去年十一月天的一個薄暮，若貞扮了一個少年男子，左手提個藥包，好像是藥劑師把藥盒錯了似的，跌跌踉踉地走回城來，恭敬的向「皇軍」行個鞠躬禮，居然也會被疏忽地放過。她一閃地跑進城來。恰巧對面又來一個前腰只帶一支勃郎寧的獸兵，見她提個藥包，好像辨不清的彈笑着趕上前去要打開看看，希望辨見些新奇東西，若貞！她無意地竟將右手舉上去，意思是在阻止這獸兵，不要他打看這藥包，但是，獸兵的眼，他的陰謀就在時時留意着傷了的右腕，結果被他發現了！

敵人的「刑審」，不僅是拷打，還有鞭笞，灌湯，潑辣椒水，刺指等等許多酷刑。但是，若貞她始終是沉默，好像只有眼沒有口的小孩子一樣。最後當潑湯的時候，她用半失知覺的腿眼，在地上畫了「中華民國萬歲」六個沙子，很沉靜地搖搖頭倒在地上！

她，中華民族的女兒，永遠地被人們懷念着——由於一個鮮紅色的疤痕！

一九四一，三。

本刊下期要目

——日本反戰同志文藝專號

談反侵略文學的戰略

俘虜收容所參觀記

光輝的大中華

我們之使命

日本天皇是什麼東西

一個俘虜的感想

一覺醒來

中川利一的回憶

悼森下九郎

我的感想

段念慈

冰靈

押切五郎

岡田敏

三島勇

喬蘇嵐

田中早香

橋本克己

田中照子

井村芳子

歐洲的藝術珍寶無恙 (北京通訊)

許 鳴

歐戰初起的時候，我們爲歐洲的藝術珍寶担了不少的憂，深怕牠們被無情的炮火毀滅掉，將造成人類最大的損失。

比利時的藝術寶藏是希世僅有的，如果被炸彈摧殘掉，那簡直是永世的大不幸。還小國王裏的名畫在戰爭爆發之前，便已經藏到萬分保險的避彈室裏去了。還在前年的八月間，那時戰爭尚在醞釀着，比國政府對這些珍品便作了萬一的準備。

安特望普博物院裏所藏的全部的盧本斯Rubens的名作和別人的傑作是被安置在博物院自闢的拱形的地下室裏。裝了一個特別設計的機械，這些有沉重架子的名畫可以很容易而且很迅速地從地下室到原放的地點移來移去。把全院的寶物移放到地下室去，足足地費了三個禮拜的工夫，這些盧本斯的名畫連架梁至少有兩噸重。

凡·代克Van Dyck的「拉穆的神聖」是歐洲名貴寶物中至上品之一，早已很秘密地從根脫教堂的祭壇上搬走了，據當局說，「運到鄰近的某地去了。」

布魯塞爾博物院裏的名物都藏在公平宮附近的大地窖裏。

惟一的比利時的名畫在戰時算是受到損失的要數到凡·代克的「救主」，這原是陳列在志孟德教堂裏的。去年五月十六日那天，戰事緊張，便把這幅畫匆匆忙忙地裝上了貨車，和其他的傢具以及逃亡的家具放在一起向西運走。在聖·俄麥遇到了空襲，保管者便把牠藏在穀倉裏，後來竟忘了直行運上車，那一件希世的名物弄得不知下落。後來終於被發現了，却已經受了很大的損傷。

有五千年歷史的塔巴BeBu的木乃伊，安丁諾的統治者，被保藏在八碼厚的鋼骨水泥的地下室裏。這座木乃伊在皇家博物院中算是最古的珍品，影響到埃及的歷史和藝術哩。

卡帕特Prof. J. Capart教授，世界上有名的收藏家，在沒有把「古代拱門」Cinquante-naire Arch 安加保存之前是成日價地忙碌着。

荷蘭的藝術珍寶目前一點兒也看不到，可是我們知道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中，牠們依然是很安全的。

走進阿姆斯特丹的利甲克院，海牙的毛里西宮，或鹿特丹，德佛特城，吟連姆城，烏德勒支城以及其他地方的許多的宮院舊地，你現在決不會再看到利布蘭Rembrandt 弗美爾 Vermeer，凡·哥格 Van Gogh，夫朗茲，荷蘭 Franz Hall 或楊·斯坦Jansteen的作品。

每一所宮院舊地裏空空洞洞地會使你感到驚異。可是你不必以爲這些世界的藝術珍寶都被盜走了。這還是小心的荷蘭的保管者爲了避免空襲和火燒，還在五月十日德軍侵入境之前，早先收藏到安全的地下設備裏去了。

僅僅乎是古代的珍藏操作保存了起來。在今日，許多國立博物院或市立博物院仍然能引人入勝，因爲近代的作品依舊放在原來的地方，並沒有收掉。

鹿特丹曾遭受到很嚴重而殘酷的轟炸，可是博物館這些建築一點兒也沒有受到損害。

藝術受到損失的，那就要算鹿特丹區內密德爾堡的華麗的古代建築的市政廳被炸毀了，以及其他荷蘭的幾座名貴而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也被破壞了。

德國當局說，在法國佔領區域以內的藝術寶藏是盡了極大的小心在保護着。

梅特涅 Metternich 伯爵是法蘭西那 Rhenan 省所有歷代墓陵的保管者，德軍吩咐他繼續保管這些藝術的結晶。德國軍部并向外國記者表示，儘可能地和維琪當局交涉在最短期間裏使法境內的博物院重行開放。大多數的藝術珍品據說是爲了安全都不知被搬到甚麼地方去了，所以即便所有的博物院重行開放，恐怕也難恢復戰前的觀瞻吧。

梅特涅說，德國總指揮官會下過命令，價值五千法郎以上的藝術品未得許可，是不准隨便亂搬亂動的。他並表示：「凡是爲了保護古物和珍品所能盡的努力都已經做了！」

當火線還在沙托 Chateaux 的時候，許多法國的藝術珍品都收藏了起來。盧夫爾一Louvre博物院的中世紀部門正在整理，準備重行開放，巴黎博物院在三月裏恢復，同時特羅卡德羅 Trocadero 博物院就始終沒有停閉過一天。(此稿由布魯塞爾發出，郵經柏林時曾被檢查，將內容刪去一段，特此附註)



我怎樣離開了北平

王志超

是臨動身的前兩天。

我決定要在這兩天之內，迅速地理理了一切，離開北平，結束了這四年的來，囚籠般的生活。

要緊的朋友便親自去辭了行，其餘有寫信告辭的，有轉託辭別的，實在時間太匆促了。

我轉走到一處街上，一個舖子裏，或朋友們的家裏，心裏便含着惜別的隱痛，就心着將來能否有一再見的一天。

這些街道，店舖，和我曾天天經過的東西牌樓，我要忍痛的暫時離開了。古老的北平，你將來是否還能如舊？也許不久就會變成一片瓦礫吧！我願你站立起來，用鮮血洗去恥辱，用力量爭取光輝，一洗你頹廢的面目，當我再來的時候。

有些朋友來借勸我別走，告訴我路上危險，但怎樣也阻止不了我的歸意，因為我已下了決心。雖然有時我也想過救國不一定要到南邊，

可是我深深感覺到，在這是非之地，一點沒法活動，連多年的老朋友，甚至一些親戚都不敢說一句真話，一不留神，身家性命，都得白白葬送，我們是國家的一份子，是應該為國出一分力量的，我們不能做奴隸，做牛馬，更不能做無謂的犧牲，應該立刻逃出這囚籠，拿出自己的熱血和力量做一點對得起國家的工作。所以這次的「走」，我說是我生活的轉變，事業的開展；無論是成功，是失敗，都是我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動員。

爲了走的便利，多少衣物通通賣掉了，幾年來積儲的書三五次捨不得燒掉，結果儘全部分散了。還有那多少年留積的最可紀念的信箋，

也都含辛帶酸，付之一炬了，最痛心的是八年來從未間斷的日記，這裏面不知包涵了多少的淚痕，往事，以及很多當時不能寫作而留作將來創作材料的事實，這是我心血的結晶，也一記被我分做三次在後院焚化了。

深秋的夜風，吹得園中幾株乾樹蕭蕭瑟瑟，我坐在那個先最後一堆的紙灰旁邊，看着風捲着落葉和紙灰飛過這荒蕪的庭院，我怔住了，心中想入非非感到無限的悵惘。

我對於日記是多麼慎重啊！從來不曾讓第二個人看過，無論怎樣的忙我也忘不了寫日記，日記是我的心，是自我的表現，是我真情的流露，再不能向人說的話，我可以向他登，沒法訴的苦，我可以向他訴，前年在公寓在得最緊的時候，我曾將他放在葡萄架頂上，放在屋頂欄上，後來又存到輔仁大學的圖書館裏，因圖書館換了負責人才又拿了回來，但現在還是免不了把它燒掉。

明日要動身了，姐夫去買東西我和姐姐在收拾東西，趙太太的玲提了兩包點心，進嚮注桌上，一放，埋頭痛哭，哽咽的連話也說不出來，跟着趙太太也邁着無力的脚步，踱了進來：

「哎！真要分別了麼？我們不能不見呢！」

我的心中本來就很難過，聽了趙太太的話，不等我想到適當的答覆，眼淚早已湧了出來，姐姐和趙太太的眼睛也泛濺着，屋裏的空氣氣悶起來，

車來了，穿黃衣的日本鬼，捧着喇叭站在階台上報告，先說的是日語，然後才說國語，亂雜之中誰也聽不清說的什麼，巡警叫人排隊進場

日本警察很隨便地用木柄向人羣裏亂打，一個老頭被打倒了，小孩帶傷了，一個婦人的脚被踏壞了，但沒一個人敢叫屈的，這種慘慘的景象，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種侮辱，我一定要報復！野獸般的鬼子，在我的家鄉裏凌辱了我的同胞！

姐姐氣的慘白了臉拉着我們這一串人向隊尾擠，一直擠出了這刑場般的站房。

進了站也分不出是誰該檢查，只見前面走的都被打了回來，我的心在劇烈的跳動着，眼也模糊起來，但我絕不是恐怖而是憤怒。

亂忙中我們擠散了，只剩了我和抱了小孩子的小杜，她不住的問我：「他們到那裏去啦？」可是誰會知道呢！

路路地幾個女警察從那邊走來了，只聽她們喊着：「喂！別擠！當心小孩！」中國人到底向着中國人，我心裏實在感激她們，很想問一問：「你們有能力為什麼不獻給祖國？」

我們好容易跳上了車，可喜姐姐一羣早已先在那裏佔好位置在等我們。

車要開了，劉伯母立在窗口千囑萬叮嚀的叫我們一路小心，要我們互相關照，一面說一面落眼淚。

車開動了，軋軋的輪聲，擾亂離人的別叙，團團的白煙，模糊了人們的視線，送行人羣和一切房舍漸漸的向後移動。

別了，可愛的北平，在這巨大的羽場中，犧牲了多少民族志士，敵人的鐵蹄下，蹂躪着多少廣大的羣衆，我相信戰士們的車終會洗雪這古城的恥辱，英雄的靈魂，終會喚醒羣衆的眞靈，大家舉力奮來辦就這枷鎖，打出自己的生路來！我獸勝道勝利日的來臨。

車很快的出了正陽門，拋却了那偉大的城樓，高聳的煙囪，搭尖：

眼前呈現着城外的野景，散漫的房舍，廣漠的綠田，蠕動着的人畜；

都像流水般的瀉了過去，另外的景色又接了過來，我覺得這正像人生

的變幻。我睜大了眼睛在幻想在憧憬着我的將來。

姐姐像是疲乏了，又像是閉着眼睛在思想什麼。小杜在給小孩削梨吃，朱先生和劉大姐在談論着什麼；這幅流亡圖我真想寫了下來，假若我有寫生能力的話。

車開開，查票的就來了，問話的是日本鬼子，後面跟着幾個中國翻譯和幾個穿黃軍衣的兵。

查票的到了我們的身邊。我便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用日語向他解釋，我們是到開封訪親戚的，並說明親戚是開封特務機關的重要職員，只一派話，鬼子居然中了我的計，只照例的看一旅行證就過去了，我暗笑着，我在演着騙鬼子的趣劇。

長夜漫漫，睡也睡不寧，全身感到不自然的酸懶，突然前邊一陣亂嚷嚷的聲音，驚醒了半睡眠的我們，一個鬼子正拿着皮帶一邊走一邊向着五位同胞的頭上亂抽，結果由兩個鬼子架到後車去了，還有我們身邊坐的五六個鄉下人，也被傳到後車去，再也沒個消息，誰都說他們將遭遇到不幸，其實在鬼子的掌握中，誰的生命財產有保障呢？

暮色蒼茫的傍晚，我從窗口望到了高聳的鐵塔，我驚喜已達到了我第二故鄉——開封。

這裏的景象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冷靜的車站，蕭條的街市；幾點灰黃的電燈照着這一羣流亡者擠出了車廂，一個個解開自己的包裹，行李和旅行證等，待着一皇協軍一來挨次查詢，出站後又經過一次嚴重的檢查，才找到了一個小旅館。

推開窗來，漆黑的天在點點星光下，模糊地看見四下都是些土房，悽涼寂寥，已不似當年的繁華，已不如當年的熱鬧輝煌。我回想在開封女師讀書的情景來；舊地重遊，景非昔比，真令人有今昔之感。

門環響了，姐姐叫茶房來修理，一面向他打聽向中車去的路線，我想多年不在這裏，很願知道女師的現狀和一些城內情形，便也趁便詢問城裏的一切，據說女師，高中，在很早已遷走了，從這裏往中車須有良

良

良

良

良

良

民證，這給予我們以很大的失望，我們該向什麼地方取得新證呢？

第二天，本想出去看一下，劉大姐不知在那裏聽說這裏的鬼子鬧的更兇，年青女子簡直不敢在街上走，鬼子真是野獸，天啊！我真想痛哭，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連走路的自由都沒有，我們還不起來反抗嗎？

真不敢想，過了這四年囚般的生活，畢業的荒廢，母子的隔離，……得到的只是些懊惱，創傷，嚐過了辛酸，受盡了苦難，再也不能沉淪了，我決心要以新的方式改變過去，以大的努力抹去我舊日的傷痕。

第二天起的很早，吃完點心便向中牟出發。地震生着半寸高的麥苗，小路高低不平，走了十數里看見前面有一個鬼子兵伏在路溝裏，像在那裏射擊我們，大家怔住了。

「這是常見的事，他不開槍，是練習瞄準的，莫管他，我們悄悄的過去吧！」車夫低聲告訴我們。

第三天下午三點多鐘便到了中牟北邊的黃河渡口，不少的國軍在守望，整齊莊嚴，令人肅然起敬，態度的和藹更顯着新軍人的偉大，我們很恭敬的向他們行禮，向他們問過河的手續，他們又介紹我們給一位連長，連長檢查了我們的行李，叫開個名單來，我們就暫時住在一家民房裏等渡河。

「這條河發過大水，鬼子正打這過，一下可倒了壁啦！馬和人漂了一層，大米米粉都沖個光，連坦克車大砲都掉到水底去了。」虜主的太太說得很起勁，聽的人也大笑起來。

太陽光剛透出地面，我們已交納了名單，跳上渡船。滔滔的黃水好像要震破我們的耳膜！——啊！這偉大的力量！船小浪急，顛簸得很厲害。回想起在北平的生活，正似這一隻孤舟，在浪濤中漂盪，隨時有沉沒的危險，現在竟得渡過了險境，但我絕不得意慶幸，只有加勉自勵，奮起精神弄上自己的前途。

過了河，大家便跨上了小驢，我覺得正像一批騎士，向着前綫出發，只要每人再加上一支槍。

到鄭州，鄭州是多麼熟悉多麼親熱的名字啊！這裏是我的家，母親

弟弟朋友！生活在這塊地方，一草一木都含有我的情感在上邊，美麗的花園，莊嚴的車站，整潔的馬路，和善的鄉親……現在呢？一切都冷落

了，到處可以看到敵人轟炸的痕跡，頹牆斷壁，殘台危樓。整個的鄭州都陷入轟炸的苦難中，但我知道敵人毀了我們的財產毀不去我們的信心，我們曾在苦難中得忍耐與老練的實習，在鬥爭中生長起來，將來的結果，一定更強大更燦爛，我徘徊在瓦礫間，沒有悲傷，只有憤恨，這塊塊的破瓦，一片片的血漬，都會給人們以新的啓示。

夜深了，大地靜悄悄的，我躺在床上覺得異常舒適愉快，心裏鑽去了一塊石頭一樣的輕鬆，我靜靜地望着窗外：藍色的天，銀樣的月，月光明靜潔，陸然開團團黑雲湧了過來，包圍了月，大地頓時陰暗起來，到時間，月光強烈的透出了雲團，一條條的光線，像一支支的銀箭，射退了烏雲，重現出整個的月輪，比以前更明亮更皎潔，以勝利的光彩俯瞰着大地的一切。

哭 母

登之

海闊天高，白雲染染，遠在地球的千萬尺外；
穿山過嶺，機聲轉轉，到時間飛過長途旅程。

朝離關島，午至菲律賓，夕抵香港；
電話裏聽到母音，在懷懷着慈容。

溫泉村頭，曹溪古剎前，天倫歡樂；
假份膝下似童年，頓忘風燭殘年。

飛渡途中聞惡耗，老母無疾登仙，
屢祈入夢皆不得，或為兒行不悅。

人世坎坷，荆棘叢叢，悼在天之靈當避遺志；
國事危急，兵馬匆匆，如今無孝可全惟忠！



不朽的人物和作品

塔述初

——讀老舍著四幕抗戰史劇：張自忠

「以不朽之筆，傳不朽之人！」這實在是在文學界的美談，因為：第一，不朽的「人」與「筆」，很不容易同時並具；第二，這裏所指不朽的人，當然是偉大的人物，在文學作品中，便是正面的描寫，這類作品，是最難寫好的。所以郭沫若的傳記，一覺得由蔡伯喈來執筆哩！

然而老舍先生的張自忠，却寫得恰到好處，可稱為不朽的作品了。

張將軍的一生尚偉大，不但在他的勇敢善戰，尤其在他對國家的絕對忠誠，而且他在七七事變前後處境艱難，在日寇的嚴密環境中表現他的忠誠。因此，蔣委員長在通電上特別鄭重地提到：「……對於張類雜之會，內附諸心，有利國家，會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

可見張將軍的成名，雖然由於每戰必勝的武功，另一方面還有超乎武功的偉大處。作者特別把握了這一點，這是十分正確的。然而寫作的困難，也就隨着來了。第一，所謂「艱難之會」。

本來是寫劇本的好材料，可是因為主人公逝世未久，許多可以渲染的聲材料，都不便於取用；第二，如果撇開這一點不寫，單把衝鋒、殺敵、機關槍等，一齊搬上舞台，豈不失了文藝的趣味嗎？所以作者說：

「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視託不可的地步，我只好含混。」（三頁）

這是作者的一等心一，我們無論如何得承認！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正是作者的一等心一。

什麼是作者的一等心一呢？這就彷彿張將軍的為人一樣，他們都是從困難的夾縫中發作最光榮的表現。

譬如那個創造的墨子莊先生，他就是一切包圍張將軍的羣劣勢力的總代表。他最初是打算離間中央和張將軍舊部的關係，但一看見張將軍奉命回軍，便又勸張將軍不去抗戰，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且口聲聲說是為了他們「好」，最後知道計不能售，居然偷藏了一枝手槍，企圖暗殺。這種口蜜腹劍之徒，實際是最陰險可怕的。因為他始終沒有顯出敵方特務人員的真面目，只是以

「老朋友」的聲譽，周旋其間，無所不用其極，就對於那勤勞兵丁順，也施以挑撥的手段：

墨（俏皮的）：我記得家（指丁順）不是個勤勞兵嗎？

丁：以前作勤勞，現在還作勤勞，永遠跟着張軍長！

墨：再跟他二十年你也還是勤勞，還怪美的呢！（五四頁至五五頁）

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墨子莊還不夠厲害，他如果利用「老朋友」的關係，在接近張將軍的時候，一輪把張將軍，說得直了當？但是，我以為這正是墨子莊之流的厲害處，因為當時的張將軍是華北的實力派領袖之一，敵人的初意，只是要他做個現在的洪承疇。並不想一下就置之死地。最近某一位論客，似乎憐惜着敵方方面沒有那筆楚材這類的人物，我却以為墨子莊之流，正承襲了那筆楚材的作風。所以作者借張將軍的口批評墨子莊說道：

「可笑，又可恨！」（七三頁）

但是張將軍對於墨子莊的處置，卻又出乎意外的龐大和寬容，他最初發見墨的言論不妥，

誰把他扣了起來，想以戰勝敵人的實事來教訓他，警醒他，使他自已覺悟。過後纔叫墨子莊把他的兒子送到軍中，參加抗戰，以為釋放他自己的條件，後來雖然發覺了他的暗殺陰謀，還不肯以嚴厲的手段對付他。

自然，墨子莊不必真有其人，張將軍對付墨子莊的辦法，也不必實有其事，這都是作者典型的創造與理想的姿勢。但這樣的創造與安排是否合適？我認爲是再合適不過了。記得王國維先生論到三國演義中的「關雲長義釋曹操」，稱之爲「非大手筆莫辦！」我現在對於本劇中的這一段創作，亦有同感！王國維先生的着重點，大抵在關公之能以德報怨，其意義是道德的；老舍先生的着重點，則在根治這批動搖妥協份子如墨子莊者的自私和失敗的心病，其意義是政治的。因爲有私心所以要把他兒子獻給國家；又因爲有失敗的心理，所以要他親眼看見我軍打勝仗。用勝利的實事擺在這批人面前，比對他們講演一篇空泛的愛國大道理要有效得多。現在北平，南京，長春這些地方，像墨子莊或更甚於墨子莊者，那是不計其數的，此刻如果要叫他們全體歸來，談何容易？但到了國軍收復這些地方的一天，他們還不是歸降了麼！再就寫作的技巧說，假使把墨子莊寫成一個被敵方黨案所誘惑，軍刀直入地叫張將軍叛國投降，將軍一辭，把他殺斃；或者扮爲一個受敵方指使的暗殺者，行刺未遂，因

而伏毒，這都寫來，一定是不費力，而且準可以博得台下那套五分錢的拍掌，可時那一截一截的成份就少了。作者說：「從問題與解決中來表現歷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表實，強加聯繫更有興味與意義。」這是一個很好的創作原則。雖然作者自認地說這個劇本還沒敢充分運用上述的原則，我倒以爲他運用得十分恰當，這是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而張將軍的偉大，因此也獲得了重要的一面。

又如如第三幕中，作者提出的問題最多，有軍民合作，難民，傷兵，軍紀，幹事，與友軍的聯絡等等，每個問題，都給予圓滿的解答。這裏不僅表現張將軍個人，同時表現了張將軍的全軍，像排長王得勝重傷之後，因爲不能去殺敵，立時自殺的，即是一例。這種橫斷面的寫法，是歷史劇不可少的，否則故事的發展，人格的形成，都無法得到明晰而正確的認識了。其中有一點要特別指出的，就是作者對於每個問題的處理都非常的細心。譬如軍紀的問題吧？一個年紀很小的

小兵，因爲自動地聽了別人的生以代步，在許多人跪請赦免之下，張將軍竟親自開槍把那小兵槍斃了。這件事要是不加深思，是很容易使人誤會張將軍的性情太殘忍，可是作者緊接着就補上了這樣一句：

「你也是爲國家犧牲了！」（一一八頁）這不但使原來的意義加深了一層，而且也開展了讀者的智慧與思想。

第四幕寫張將軍的戰死，在全劇中，最一幕最富於硬性，同時也最緊張。可是，張將軍打發投軍青年葛敬山於陣地湖沼時下山逃生的那個插曲，也非常委宛動人。

葛 司令，我真是愛司令，我願意死在這裏。你應當當心替去！現在你已經有了身體，胆量，就應當再發展你的腦子去。中國不缺乏人力，可是缺乏腦子！（一三八頁）

葛 總司令！（淚落）張 在軍營裏不准落淚！好，要永遠作個有出息的人！去吧！（一四〇頁）孫伏園先生讀到這一段，也復感歎地對我說

「作者把新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在這個青年身上。」我很同意這段話。那時，我同先生共讀此劇。

抗戰行將四年，藝術論定的人物和具有價值的作品，實在並不多見；但是讀完了老舍先生的「張自忠」，却使我感到無限的高興；不朽的人物和作品出現了。所以，把自己一點很淺薄的意見寫了出來，作爲頌詞的書評。



澈底現實主義者的文人

郁 達 夫

因為他不大帶政治性，而受着部分人的讚揚。甚至指為已經過時代的落伍者的郁達夫，他的作品，其實還受很多青年的歡迎，並且從許多青年中，可以看出郁達夫作品的風格，深印在許多人的腦筋裏。

郁達夫是個激頭激尾的現實主義者。

他是浙江富陽中產家庭的承繼者，神經質，敏感是他的素質。受過中國的中等教育，就以官費到了日本，學區是研究經濟的，在慶應高等師範畢業了，回國之後，隨着中國革命的波瀾，和郭沫若，費正平等發起了創造社，成了五四運動時代最有力量的文藝刊物。此後就在北平，廣東，武漢各地任了教職。最後倦於教書生活，由武漢返上海，主持創造社，開始了實文的生活，此後又入了福建的政界，過了幾年較為清閒的生活，因抗戰爆發，重新回到革命的懷抱，但終於感到生活的痛苦，走到南洋去任編輯，想重新踏進於自由的天地。郁達夫生活史上的曲折，大概就是如此了。

展覽郁達夫的作品，都以爲郁氏是很頹廢的，但郁氏初期作品中那種頹廢的情調，不過是當時的社會和他當時憂鬱的心情的反映罷了。自然

黃 河 月 刊

二卷三期

都會中所有享樂，頹廢，代表黑暗一方面的地方郁達夫都曾涉足過，但這不過給與了郁氏的心情，他的人生觀其實不是頹廢的。郁氏本是中產家庭的承繼者，因婚姻的不滿意，造成他憂鬱的心情，走了頹廢之路，但這憂鬱和頹廢，郁氏却把它客觀地當做一種境界而玩味，而再以這種情調創作了初婚的作品，所以郁氏當時的內心雖憂鬱，態度總是瀟灑，悠閒，和一般熱習大都會生活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一樣。喝酒是郁達夫的嗜好，浙江本是產酒之地，很多浙江也講究喝酒，郁氏也愛喝酒，大概因爲喝酒，和婚姻的不滿，成了胃病，並且有一時期吐了血，但吐血經休養即告痊癒，胃病也並未妨害郁氏的生命，僅是造成他的體弱和神經敏銳，以此度着文士生涯，繼續寫作了很多的作品。

其實郁氏的性格是很精明的，平常談吐間，對於生活上一切的研究，可以說無異於一個商人。但其性格的另一面却是忠正的，然而甘於和平退讓的，所以生活上雖受了無理的打擊，每作消極的退步，缺乏意志的鬥爭力量。郁氏許多次生活的轉徙，都是由於這種和忠厚的退讓。最後在武漢投獄，有一天學生在黑板上寫了「郁達夫續

斌 人

狗洞」，郁氏見了很氣憤，但也就覺得教書本來無味，回了上海。在上海主持創造社，當時有個小子，這同作伴，毀壞了創造社，郁氏也很氣憤，然而也就覺得無味，就退下來專事實文生活。就在這時候，他和王曉曉的戀愛成功，一周到日本去結了婚，此後就隱居在上海的英租界，度他的筆耕生活，他有時幾乎負擔着新夫人的一家，幾年間又繼續不斷生了好幾個孩子，從此郁達夫過着家庭的規律生活，按時有很好的伙食吃，但喝酒的嗜好依然如故，每食必飲，經夫人的規定，每飲是大玻璃杯一杯，然而郁氏總對對着桌上的酒瓶，涎臉向夫人要求多喝，夫人總對朋友說：「你瞧！達夫真是個小孩子！」於是多飲了半杯，郁氏酒紅臉，笑嘻嘻了。這種風光籠罩的家庭生活，但郁氏有一次却大發脾氣，效托爾斯太之出走，一個人走到寧波，經夫人請求朋友，勸他回來，據郁達夫自己說，這是給夫人的一次懲戒，想來夫人對於郁氏會加上了多少次無理的爭執，而郁氏總想出了這樣嚴格的處分，在此一點，郁氏的性格，又顯示了一班。文名增添了郁達夫複雜的社會關係，但郁達夫個是個初級感受者，怕麻煩，怕得罪人，當他和

老 三 无

王映霞同居在英租界蘇德路的時候，爲了想以華人的生產方式維持他的一家，很怕有人去麻煩他，如果有人在路上遇見他，問他「住在那裏？」他會告訴你說：「暫時住在明友家裏。」假使有人正碰着他剛從家裏出來，他就會先對人聲明說：「我剛從朋友那裏出來。」如果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沒有一定，隨便走走。」他和朋友談了一點頭，仍是悠閒地走了。這悠閒是出於人工的，但人工的熟練使人覺出出於自然，因此有很多人了解，都達夫，說他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簡直是很勢利的。但都達夫並非勢利人，在他力量所及的範圍內，他是能够幫助別人的，但如果有人妨害他個人和一家人的生活，他就變曲折地想躲避的方法了，這方法在都達夫是很熟練的，因爲他懂得人情世故，並且懂得一般社會狀況。都達夫雖很怕麻煩，但當他閒暇的時候，又會找到朋友那裏去談天，他的談鋒也是很健的，常常找一個朋友的故事當做談話的資料，說了許多並不有害於人的諷諷話，所謂誠而不虛，這是中國從來文人談話的作風，但都達夫的談鋒總總要酒的幫助，沒有酒，他會神經質地沈默着。

但入了政界以後的都達夫，因爲生活已經不是那末被拘束於一家，心情和態度都開展了。交游擴大了範圍，爲人盡力的地方也多了，但這時期有一部分人攻擊他不應該做官，都氏很氣憤，常常說：「爲什麼不能做官。」在都達夫認爲做官就是做人，而一部分人把做官和做人分成了兩件事，所以使都達夫氣憤了。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抗戰爆發後，都氏重新奮起青年時代的熱情，參加了抗戰工作，曾經一度充了從軍記者到了前方，寫了許多報費文學的文字，此後參加了總政治部的設計委員會，但以都氏的性情，是苦於政治生活的，所以又離開了重慶，到南洋去了。有這樣的性格，這樣的生活史的都達夫，他前後的作品是不一致的，五四運動時代，博得多少青年的同情與崇拜的小說「沈淪」，是他的處女作，以闊大的心胸，作子這種不長傳統道德攻擊的作品。當時全國青年正求思想的解放，都爭着讀沈淪而抒發鬱悶的心情。但「沈淪」以後如「帶集」，「鷄肋集」等文集裏的作品，風格上雖好像和「沈淪」同出一轍，但可以看出都氏的心胸，已經不似作「沈淪」時那末闊大，是逐漸在謹慎小心地收斂了。這原因，大約因爲都氏當了教授，無形中受了一教育一觀念的拘束，可以逐漸克制了個人的情懷。後來重現上海，擬以全力寫「迷羊」，復因戀愛和其他種種關係，雖力求博調的誇張與奔放，但結果「迷羊」僅是敘述上流階級的作品。內容卻祇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了。「迷羊」出世以後，寫了許多文藝理論上的文章，並把他私人的日記也出了版，私人的日記本是記述他自己的生活和感想，因此被許多人當作都氏的故事來傳說，這是因生活的不得已而造成

的損失，露以都氏本來是忠厚闊大的性格，也認爲這事的事公諸天下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到輒建以後的都達夫，因爲充有遊歷的時間，作了許多遊記。這些作品是很優美的，以都氏的學力，加以得之於新文學的修辭，成了賞心悅目的佳作。抗戰以後，都達夫除了雜記和感想外未能產生甚麼作品，但以都氏的影響，在這次抗戰生活中他和他家人又發生了悲歡離合的曲折，許會激動都氏的情懷，產生更好的作品。

綜合都達夫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都達夫澈頭澈尾是個現實主義者。追求現實的舒適生活，這是他的理想。初期作品是他青年時代的生命力追求理想的呼喊，沈淪中標出的一金錢」，「名譽」，「女人」，就是他的理想，這種理想就是現實的舒適生活。也就是一般人追求的理想，所以都氏的作品，傳誦全國。但都氏追求的現實生活並不是無限制的，等到他的新家庭成立，文名與收入足以維持一家的時候，就不再產生那種呼喊的作品了。他始終把握着這種個人的現實生活，但現實生活決不是沒有苦惱的，想擺脫現實的桎梏，都氏達到現實的另一面自然界去，所以都氏很愛遊歷，作了很多遊記。都氏又熱愛自然，所以思想上傾向著西洋的盧梭和中國的老莊哲學，作品上也長於自然界的描寫。後來的遊記，就是純以自然界爲主題的作品，愛自然是追求現實的另一面，想在人間求清閒，而清閒又不離開人間，始終追求現實，除想滿足現實生活外，沒有其他的理想，還是都達夫的人生觀。

二船支

在清晨的江面上，
翻滾着一層黃霧，
人與物都顯得朦朧，
彷彿輕紗映照嫩膚。

江邊有一處江南名城，
不幸受了暴政的毒污，
看到敵寇的耀武揚威，
血性人誰不切齒刻骨？

一隻小小的駁船，
泊在城外的碼頭，
船夫原是父子倆，
胸中正填滿無限哀愁！

他們看着國軍撤走，
同胞們慘遭屠戮，
名城一旦化為鬼窟，
江水空自悠悠！

有時瞥見日本船的膏藥旗，

更有說不出的難受，
那知當了可恥的俘虜，
工作還得照舊？

忽然，小夥子憤憤地說：
「爸爸！這消息聽到沒有？
在那對面山上的醫院裏，
一個傷兵被鬼子捉走！」

「要不是他媽的漢奸報信，
鬼子怎麼認得清？
這極毒藥之馬！
真該納子滅孫！」

憤怒的火燒得他倆不寧，
不覺走近一個醉醺的中年人，
他一下撲船舷底，說：
「快快開船，半刻也別停！」

中年人的魯莽舉動，
叫老船夫心裏一撈。

他又怕兒子來盤問，
果得自己活不成。

江面的霧沉醉未醒，
時間照樣地飛奔，
中年人急得直要命，
腦頂儼要迸火星！

中年人實在耐不住性，說：
「你們猜猜，我是什麼人？
「八一三」帶花進了那山上的醫院，
今天冒險來逃生！」

老船夫一聽大同情，
同情他是負傷的抗日軍，
小夥子更非富的興奮，
「爸爸，趁大霧先送他一段！」

二船夫鼓槳前進，
飛也似船向對岸行，
因為離岸不過三里地，

結尾



悼黎風

蒂克

一封雨水浸濕的信，
在江邊的煙霧裏，
帶給我一個悲慟的消息，
啊！黎風，是你，
已長眠在漢江畔的大巴山裏。
記得：五年前的一串日子，
我倆的釘铁的鞋底，
曾多少次輕叩着大明湖堤，
那佛山的倒影，
不是常常逗引着我倆神往嗎？
我倆伸着拳頭比驢，
浴在廣場上的朝陽裏，
慣常，我是輸給你，
你清朗的笑聲，
驚起了一羣飛鳥。
雙夜，我倆縱談着天地。
輝映着爐火的飛紅。
你洋溢着歡欣的臉龐。
冷不防，却給火苗
剪一個壯健的黑影。
燈光下，你坐在我的身傍，
叫筆尖不休息地在紙上動着，

你年青的公平的烈憤哪，
想借筆的力量，
喚醒祖國沉睡的人們。
眼前滑過一隻蝙蝠，
蝙蝠帶走了我的記憶，
也帶走了你的影子。
江水擊着爛嗚咽，
晚風颯寒着喉嚨哭泣，
我呆立在江邊，
想借淚珠兒牽起記憶，
深迷的暮靄，
却抹去了你的影子，
啊！你的影子。
我默默地咀嚼着你的字句，
「獻身戲劇，獻身文藝！」
生怕牠也會隨着江水消逝，
這堅強的字句啊，
怎麼越嚼越覺苦澀，
是熱淚，模糊了我哀傷的眼，
我低頭，淚珠兒滴濕了衣衫，
啊，寒鴉已把殘陽啄走，
我啜着眼淚，
呆望着西北哭泣的雲天。
一九四一。二月十五日於紙江畔

就是北游擊隊的大本營。

一隻敵人的汽艇忽來江面巡防，

艇頭架着殺人的機槍，

二船夫非常的驚惶，

中年人却另有主張。

中年人鎮靜地說：

「你們先別慌，別忙。

如果鬼子要捉我，

我就縱身先跳江。」

這時，二船夫却異口同聲說道：

「同志，我們的生命不能分割！

從今後，生則俱生，

你死，我們決不獨活！」

敵艇突然打了回轉。

三個呆面孔同展笑顏，

快步躍登彼岸。

游擊隊又加入健將三員。

江面的霧漸漸散盡。

秀麗的山河復現原形。

血性人都集在一個營陣。

象徵着祖國的黎明！

謝道：牛太太，牛小姐恭喜。

謝道：請坐。

謝道：你現在真不知道走了什麼運，誰也想不到。天上掉下來的好運氣，怎麼沒砸到我的頭上？誰不羨你高興！

常太太：高太太都來了麼？

高太太：來了，他們正在外面和周太太，汪太太他們說話呢。

高太太：把他們請到這屋來坐坐罷？

高太太：一會兒一定來，不用講。（對胡）我就小姐，想將來可別忘了我呀，我不是還給您治病麼？

高太太：（對水泰和侯長當由左門入）

高太太：阿阿恭喜恭喜。

高太太：（搶上前去）阿阿恭喜小姐，恭喜你金銀成山，兒孫滿堂。

高太太：（眾人大笑，滿屋一片恭喜對謝的聲音）

高太太：（入）小姐大喜，滿屋一片恭喜對謝的聲音，真個難得，情的走上樓去，汪伯費由左門入）

高太太：太太，小姐，恭喜恭喜。

高太太：謝道，不敢當。

高太太：謝道，這真是吉人天向，萬事亨通。

高太太：恩堂，請你把這件事情是怎麼個起因，我這件事情發生的很奇怪，是專員他自己求的婚。

高太太：不，專員大人自己求的婚，當時我本不想答應，因為這年紀還小，忙什麼呢？可是專員大人跪在我的面前，教我不能不答應。

高太太：是，的，當時我爲了聽說民衆代表同專員這一門，就看着專員給我的太太跪着哪

高太太：好說好說，作了將軍搬到南京去住，當

高太太：你們女人老是爭這些閑事。

高太太：是的是的，牛小姐這是一品夫人，的像

高太太：你們女人老是爭這些閑事。

高太太：是的是的，牛小姐這是一品夫人，的像

高太太：你們女人老是爭這些閑事。

我就：我就：……

不，恩堂說錯話，專員那時候他跟

阿阿怎麼來着？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是，我一定要作將軍，一定要作將軍，這多麼的朝廷裏有人好作官，恩堂，咱們是多年的同事，交情也總算不錯，將來我希望能給你作個秘書。

好，你將來不要做偽官麼？你看我怎麼樣？

好將來就請你當秘書。

恩堂，你當是當上維新政府的將軍，請無論如何推遲到教育都去當個部長。

那是文官衙門，將來讓我的女兒替你去力，也不過你新到，跟汪主席是同宗，我也很好說好說。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阿阿：（譏然）向他求婚了向太太求婚？

周 就憑你們家他當專員的那個人，他不是專員。

大家 胡說。怎麼知道？

周 這兒有一封信。

大家 誰的信？

周 就是那位專員的，我偷偷的拆開看了之後

牛 我就夢到偷拆專員大人的公函？

周 因為他不是專員，所以我偷拆他的信是一點也不要緊哪。

周 那麼他是誰？

周 那知道他是誰，我就知道他不是東西？

周 什麼？不是東西？你怎麼敢罵他不是東西！

周 啊！我把你連任監禁起來。

周 誰？就是你麼？

周 是啊！就是我。

周 只怕你還沒有那麼大的權力罷。

周 你不知道他要同我的女兒結婚麼？我自己就要作將軍呢。

周 你別再作當將軍的夢囉。

周 周局長，這封信是什麼時候到你們郵局的，你爲什麼看今天才送來？

周 我的小姐，郵政局裏一來就是幾萬封信，我帶一封一封的拆開來哪。

周 我不信，我不信，（指周）一定是你這小子在搗鬼。

周 我搗鬼？

周 殺去你搗鬼！

周 恩公，你先別上火，稍微安靜一下，諸位

周 我給大家把這封信念聽聽好不好？

周 請念罷，念罷！

大家

周

周

周

周

周

（念信）還啓者，離南京沒，一者不安，

勿念，但有一軍奉告，弟與另一同志，因

路費用罄，因居蚌埠途中，正在百般盤

計，忽有本縣縣長派我爲觀察專員，概服

私招待，請我住居縣衙，特備上等酒席，

勤招待，一日內竟得賄一千餘元，並請將

縣長小姐配我結親，先生聞知，能不大笑

官場中糊塗也，吾兄爲編制專家，若以此

事編爲劇本，出演於各大戲院，使僑界

黑暗，形影舞台，定可大快人心也。

或哪！這可算真體門

（念信）本縣縣立醫院院長，而長似鬼，

騙錢過深，對於醫道，完全不懂，祇知亂

貼膏藥，不知害死多少人命矣。

信上不會道得爲罷？

你不信給你自己看。

（接信念）……院長面長似鬼，胡纏過深

，對於醫道：（神信）混賬東西，這裏的

是胡說耶？

（拾信念）……貼膏藥，不知害死多少人命

矣。縣立中學校長騙錢多，胆小如鼠，

管教學生，任其滿街放馬，誤人子弟。

胡說八道，胡說八道。

（念信）任其滿街放馬，誤人子弟。

你何必再重念一回呢！

（念信）誤人子弟。郵政局長：這沒

有什麼！

哪！怎麼不念啦？

哪！不行，那不行。

（接信）拿來我念。（念信）郵政局長冒

洋就是……

好嘍，好嘍，你別再騙說。

（接信）這個州就是亞州非洲的州，洋就

是東洋馬洋的洋。（念信）不知州洋，實

一卑鄙之小人也。本縣承當承承，請上

散下……（對大家）我看這信太長啦，請

是些廢話，不必往下念了罷。

念罷，念罷，看究竟都說了些什麼？

（念信）本縣承當承承，請上（對大家）

財好貨，實百姓一大害也。（對大家）

特別題出我的名字來罵我，真可惡，你們

誰愛念誰念吧。

（接信）……我來念完。（念信）實百

姓一大害也。至於縣長牛恩公，而善心

辣，無廉無恥，老奸巨滑，實爲維新政府

特殊人材，日更爲現代一大混蛋也。

實是那樣的麼？（就著手裏看信）且與

爲現代一大混蛋……這些話都不重要，往下

念，往下念。

（念信）……

別念囉，別念囉！

還是給我來吧。（接信念）更爲現代一大

混蛋也。總辦某某侯某，與各機關與銀爲

好，串通作弊，身材一肥一瘦，堪與勞累

恰台比美。

（念信）……

阿珂怎麼把我也寫上去了。

（念信）至於縣長太太與其女羅娟，年歲

相將，身材可人，然腰氣十足，不堪一閱

這，還是說了些什麼呀？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念信）……



哭先父子橋公

朱德君

寂靜的靈堂裏，如數佈滿了親朋，幃子，花圈，深夜寺內的鑼鼓鐘聲，引起了我不限的哀思。我整夜裏前不能入夢，默默地坐著，在黯淡燭光的跳躍中，照著您的遺容，父親，您知道我就在懸傷處不遠咫尺的地方伴著您嗎？

在黃龍山的路，是懷著希望與興奮，三十多匹驢馬的長行，颯起了大道上沉靜的塵土，回憶行前赴隨隨謝別謝示，您的鑿亮圖毅的音調還在耳邊：「你走在一起，孩子，代表我的眼睛，加緊他們的工作，每個人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為羣民艱民工作，我不是要安逸，因為不能辜負朋友的好意，養幾天病，我身體總處於養病的環境，而我的心又何嘗能安靜，一切事情，永遠盤在我的心中，此地不是我久居之處，過幾天我就上山，你先同魏，趙，楊三委員去整理一切。」

「有許多人勸我不要幹黃龍山的事了，趕快辭了吧，體力不討好，何苦找病受？殖殖，經濟治安，衛生，教育，四境鄰縣的糾葛，異常活動……等等問題，那一種是容易解決的，算了吧，養病要緊，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這固然是愛惜我的好意，但是，你要知道你父親的性格是好的，剛強的，不服老的，我也知道我的病是

因黃龍山而起，看見成千成萬的難民，磨集在後方，多數跑到黃龍山裏，沒有糧食，沒有寒衣，沒有密洞救濟他們，所以急的吐了血，但是我能知難而退，我要做下去，貫徹我救濟的宗旨。我是做事，不是做官，不要名利，只要安於心，我如果辭職，一定有人議論我嫌局長官小，其實我何嘗意到名位上，跟你說吧，孩子，你父親做事是求真實的，只要真給老百姓做事，給他們謀幸福，給我聯保主任我都幹……」

「有人評論我，做事太猛，不顧手續，可是我以為，遇事考慮考慮商量商量，足以誤大事，因為一件事是有時間性的，如同黃龍山難民的給養是要給振濟委員會去公事請款，難民的繁殖貸款如種子，農具，耕牛等項與農本局訂貸款合同，如果候覆文簽定合同直等款匯來，再着手去辦，這是合乎手續，我不是不懂，可是，這非做官的辦法，不是救濟的辦法，因為往來函件的郵寄，開會議決，訂立合同，直到匯款來，至少要耽延六個月，若不是我胆大敢做，以私人名義向銀行負利借款以救燃眉，才不誤秋收，不然錯過耕種時期又是一年，再說難民能素養肚子等候完成手續，六個月後再吃飯……」

「看看我在白水縣修的路，在狄家河造的渡船，聽說船已經修過兩次，可是這雨筆費用還在還沒有報出去，因為在救濟費項下及貸款合同內沒有修路造船這兩條，但是我也做了，沒有別的，是給人民方便。」

「你從小至大環境太悶了，是從都市裏淘治出來的，不能吃苦耐勞，不能堅苦卓絕，這樣怎能生存在這艱難的時代？尤其將來，我要藉此鍛鍊你，多接觸群眾，多了解民間的疾苦，你要知道天下唯有苦人多。」

「此去你要多接近百姓，注意難民生產與給養貸款，以及衛生，治安諸問題，禁止一切嗜好，兒童保育與教養，常常來報告，每兩月，試試你的能力……」我拿著親筆手諭十條，興奮地走向黃龍山去。

在山上寫的幾次報告，多是好消息，我想像蕭當與坐在床上，知道一切在順利的進行，您的每邊一定掛著絲絲的笑痕，輕輕拍著床沿說：「罷了！一天呵！誰相信事未終了，會發生這劇大的人間極慘的變化呢？」

紛擾迷亂的心情，憤憤的走向歸途，先天濶接到二弟八弟的信說您的精神很好，健飯如初，

忽然又接到一約重一的電報，我大概是老病常犯，不致有什麼意外，到白水縣境過若喪陵園，還年久失修的園墓，是癸在二十八年夏在各處捐募重修的，僅會責備我為什麼進雷山時不參謁文字始，遺囑的命令，特在歸時往參，隨院經理、當院醫保主任及諸鄉長等親迎招待非常，我不認識他們，為什麼對我却如此尊敬呢？我知道是恩賜予我的榮耀，迎回看見恩親筆寫的本刻對聯：「獨草當年感天帝，同文永世祀喬陵」，記得還是在二十八日秋天在大興寺帶病寫詞，恩賜對聯：「蒼謂是我國文字的始祖，對我國文化貢獻極大，凡是有關於國家，有功於社會的先輩，我們要崇拜他並發揚他的名。」

我不禁默禱於神前：「蒼聖，您要保佑我父親健康壯年，因為他的事業還沒有完成，社會上還需要他……即或病入膏肓，祝我能見他一面，最後的一面，我要輕輕的吻他的額，叫他知道我回來了，就站在他的面前……」想到這裏，熱淚奪眶湧出，我極力抑止說：「哭甚麼！不要喪氣，父親的病不久就會好的。」

到了白水縣，突然看見金城廳與國旗，我驚異的問：「今天是甚麼紀念日，一月十五日！」——宋將軍今天大殮，因有惠於陝西，全軒下午族族哀……一天哪！這難道是真的？不是夢中聽到的噩耗嗎？「大殮！人死才殮呢！難道……是死了麼？這不會是真的，昨天還聽見西安來人說得很好，醫生說，這老病恢復困難，一時也壞不了……」

但是應辦是真的，民衆不會欺騙我，懷着許許多多的言語，要當面向你報告，現在我向誰去說？若喪陵園的駭聽絕望了，唉！天呵！……

父親，現在我坐在您的旁邊，為甚麼總是微笑的臉面不說話？平時對我的教訓一重重印在腦中，記得去年在重慶北碚中醫校內養病，該院的伙食因經費的限制，不甚適合病體，尤其做如石礫一般硬，我主張自己煮點軟飯，登禁止說，「我們的生活已經是在天堂，看那些難民吧！不要不知足，你祖父說過過去去門一天有兩頓小米稀飯嗎，就是謝天謝地。」

每天給你吃的唯一的滋養品——牛奶，忽聽見病房裏其他的病人呻吟，立刻送給他們，我說：「這杯還是自己喝了吧！明早給病人多定幾瓶不一轉地！」您說：「我病不要緊，他們病要緊，你太自私，沒有同情心，如果不願從我的意思，就給我送病。」

應用的藥品，您都贈於了別人，或捐給醫院，凡人有困難而求藥的，沒有不使滿足的，凡有社會事業，沒有不極力使之完成，您說：「把我的一切，獻給他們，舊家說『克己利人』，墨家說『兼愛天下』，但佛說的更較深一層就是一無我利他，一切不要為我本身打算，而使有利他人，你學知道，孩子，損人即是損己，利他即是自利，你要終身牢記不忘。」

「我的病算甚麼，人生總有死，不過遲早之間，我一生作事不敢走錯一步，可以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無絲毫遺憾，有一口氣在，就竭做到底，直到最後一口氣，死了就完了，有什麼要緊！」

我雖年紀老面思損及毅力不老，我相信我做事有少年的勇猛，不猶豫，不頹廢，做社會事是盡自己的責任，是求心安，並不是求人的舉揚與報酬，即或有人不瞭解，我也不分辯，因為我不是要名利的，你要學我這點幹的幹幹，發大憐同情心給與他們，抑抑自己，給他們一切福利。」

父親，您太看輕了自己的身體，現在一切完了，這是您的願望嗎？雖然我喪葬您的遺訓，有如在您身傍一樣，您沒有死，您的精神是永遠存在於宇宙中的。

文·化·點·滴

▲突改劉國公議「露其財」——此初國為陝西省立政治學院學生之自發組織，雖為初次成立及初次出治，但由於該團團員之辛勤努力，故備出成績很好，為時一週，頗得觀衆好評。

▲僑胞甚眾——五曲村工業集李丁閣夫婦佳作參百餘幅，假西安青年會展覽，參觀者甚為擁擠。

▲戰地寫生隊——該隊長沈鴻鵬先生已率領隊員由前線歸來，搜集抗戰材料極為豐富，已於本月二十五日起假青年會展覽四日，陳列該隊之傑作五百餘幅，觀者莫不稱讚，引為抗戰以來藝術界最大之寶藏。

▲路院概圖公演——中國萬歲——此劇為應雲衛先生改編，情節極為緊張，佈景效果均好，博得好評不少。



雷鳴遠神父的回憶

一九四〇年四月廿五日

田思帶

「老田在家吧？」這是我在巴黎時聽慣了的
一位湖北老的聲音。

「老婆來了！請進！」我就這樣把老婆讓進
我的斗室裏。三五句寒暄話講過後，這位湖北老
又開始同我講這了：

「老田！這是我第X次來徵求你的同意了。
你還是聽我的話好。因為你雖然年紀輕，法文好
，工作代價高，生活優裕，但是將來會有什麼結
果呢？你需加意考慮，我認爲你得同我去見一
見雷鳴遠神父，他一定會幫你的忙，你們都是天
主教徒呀！」

「同教又怎麼樣呀？」我個小高興的問答說
：「我在鄉間生活，我的親友都信神。我個人因
爲學法文信了天主教，但誰都知道我的脾氣，我
就是不肯信外國人！」

「老田你弄錯了，雷鳴遠是很愛中國的，他
不能算是外國人，他替中國出過過很多的力。」老
婆急忙插嘴說：「並且我們很認識他，他完全是
爲中國工作，倘有與他一同的必要，所以我不嫌
麻煩的幾次來找你。」

我這時心裏想，老婆是一位品行極其端正的
工友，他的修養才幹都好，他是找不能得罪的一
個朋友，今天就同他去一次吧。

二

我隨着老婆進了二色佛街九十五號，在三層
樓上我着了雷鳴遠先生的住室。門上有兩個中國
字「雷公」！一進門，我經過老婆的介紹，雷公
就二目炯炯的注視着我，一開口就對我說：

「孩子！我不准你在巴黎多留一日。你得給
我立刻離開此地，這不是一個適合你的環境。你
不像個工人，不准再作工。你要不立刻回國，就
入學讀書。一他同我說話用的是法文，完全是天
主教神長的態度，他的口氣十分堅決，他說的這
純粹的真理的確，我不能比如工人似的工作
下去，極高的工資，與優越的環境，當頭送了我
。我真應該回頭了。雷鳴遠！他可是真仙呀！他
怎麼一見我，就抓住了我的毛病。我當時半清醒
似的問答說：

「我不願回國。至於入學讀書，談何容易！
我的錢不夠。」

「難道說你在法國住了五六年，你有四十個
佛郎一月的收入，也沒有一點積蓄嗎？」

「不能說一點也沒有，不過太少，不修作
費。」

「對！你可以到工廠去賺錢！把行李快
妥當，明天晚上到比國去，你有的是經費，這
一封介紹信。」

第二天，我真的到比國去了。

三

五年之後。

亘古未有的消息，震動了歐州的宗教界，在
羅馬梵蒂岡聖彼得大殿產生了六位中國主教，
遣六位華籍主教又到西歐，尤其法比等國參觀
。到達比國的時候，他們深受歡迎，這也因為其
國人雷鳴遠神父二十年奔走呼號的緣故。在這個
當兒，他的前途又被雷鳴遠神父決定了一次。他真
我一見面就說：

「你既寫過了博士，趕緊回國服務吧！你
刻轉巴黎，辦船票，趁主教們回國。」

「對！」我回答他：「現在距離聖誕節還有三
天，在放年假以前，我準備將我的船票買好。
苦啊！我雖不是個秀才，却有破舊書五萬

，無箱子，無護照，怎能于四十八小時內飛往巴黎呀！但我又不能不寫富弼神父，只好把一切丟下飛巴黎。

四

「恩師！我今天很高興，我檢查了你的工作，我很滿意。希望你把這五千五百的青年教師準備好，去從事復興國家民族的工作。」

這是我到祖國八年以後在河南省立第一師講學後雷公對我的一千名學生（當時在第一師範讀書的有一個高年級學生，和光復學校的全體學生）講話後與我的見面禮，那時（民國二十三年）雷公已經穿齊中國式的道袍道鞋了，他因為在大城市裏，所以還乘坐人力車。有一天他急著去趕火車，偏偏這拉車的是個小孩。雷公本來身矮體輕，可是小孩仍然拉不快，我在後邊車上不免發笑，他勸我莫責備小孩。到車站時，他眼中含著淚，左手撫著小孩的头，右手把一個

老雲頭塞進了小孩手中。（那時開封車價未有超過登角的）一進車站，他就跳上火車。等我替他買乾糧回來時，再也找不到他了，大概他老人家藏在某一車箱內睡醒起來了。我只得悵然返寓。

五

雷公——我的老師，是位抗日英雄，他參加了著辛口吳敵巡迴劇八收。『七七』事變後

很替他操心。一八一三一後，我由滬轉至漢口，在那裏又遇著了他，他實我喜歡批評人，不能同人合作，我含羞地回到了西北。誰知竟在這西北角又遇著了他！

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安青年招待所訓育主任室中我招待了他老人家。在陣中日報上，我作文歡迎了他與他所領導的華北戰地將士民眾服務團各同志。這次見到他，與往常不一樣，他一心一意想飛回河北省去，把天主教那裏所有的教胞組織起來，向後寇大舉反攻，拚死復活！

那時雷公——這是他最喜歡的稱呼——覺得負有喚起華北全體民眾一致抗日的責任。晨四時半即起床，洗面後，練習一刻鐘的拳，次即領著他的一羣奮鬥——均以兄弟相稱——唱讚美詩，舉行平晨交配大典，七句鐘時為其團聚會作精神講話。他的生活是愉快而緊張的！

六

雷公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一級黨國元老的心坎上，刻在無數青年同胞的腦海中，永遠不會消滅，永遠不會淡滅，我個人雖然沒有加入他的黨人羣，但是我的文化生活，如上邊所講，完全是他一人發動的呀！天呵！我何以稱吾國家，以慰我已死的老師！願本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去繼續雷公未竟的事業。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于西京



編完了這期，我的病更加重了，本來應該休息，但為了不願成廢，不願失信於讀者，只好抱病工作。

這一期為在狂歌之夜，友友來，以致有兩週在長沙重慶的批評和春天黃河信箱等，都不能刊登，作者介紹從本明開始，郁達夫先生的小說，曾經有一個時期，曾視為珍寶，他究竟是個怎樣的文人，友人志士都告訴我們了，像這類的文字，想必是讀者喜歡看的。

朱子瞻先生和雷鳴遠先生是兩位不朽的人物，承朱子瞻先生在悲劇中遺囑者之請寄來遺囑文箋，使讀者對於朱先生之偉大的人格有更深的認識，實在萬分感謝。雷鳴遠先生是一位入了中國籍的比國神父，他老无生一生活為中國奮鬥，尤其抗戰以來領受敵地督學團在前線做了不少有價值的的工作，讀了田先生的文章，更了解「雷公」的風韻和精神。

三篇青年朋友的作品，在文字方面雖然有幾次美麗，但內容都是很充實的。

願便在這裏聲明，上期文化點滴裏的「雜著」一作者宋之的，係一務重慶一作者宋之的之誤。下期為日本反戰同志文藝專社都是「俘虜」寫前，希望讀者特別注意。

冰 瑩

黃河信箱

兩個不能解決的問題

漢青先生：

現在將你的兩個不能解決的問題，簡答如下

家庭對你的埋怨，當然是爲了生活問題，以父親十五元的薪水，來維持一家怎麼能不「斷炊」呢？但是你不能爲他們對你的不瞭解而有所懷恨，更不應該爲了不滿而想脫離家庭關係。你只有忍耐一點，再堅強一點，能够繼續完成學業當然是最好，不能够呢？也不必灰心，憤怒，謀一個職業，替社會服務，不見得自己就不能求充實，求進步，在工作中去學習也是一樣的，這樣，對家庭多少也有一點補助，何況對家庭的負擔，是做子女的應盡的責任，你以爲如何？

致于你在學校裏，對於同學的不滿，而感到孤身求學的進步很慢，我們很難告訴你應該怎樣，許多事，先要檢討自己一下，研究要虛心，對朋友要真誠，只要你很熱誠的對待他人，我想你一定會找到你所希望的朋友的。

再見 觀你

努力

黃河月刊

編者

二卷三期

不懂白話文的老先生

華亭先生：

讀到了你的信，簡直叫人哭笑不得，想不到現在還有人把白話文當作「下等流氓小說式的作文」，要知道，白話文在新文化運動以後，早已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礎，假若真有這樣一位老先生的話，我們只有爲他惋惜。

你既然愛好文藝，自然可以在這一方面努力，希望你多多閱讀文藝書籍，及練習寫作，使你自己已在文學方面能够進步。

此祝

學安

編者

「太缺少藝術」

忠義先生：

對於先生給本刊的建議，我們很感謝，不過，先生說本刊太缺少藝術的趣味，我們真不知道先生所指的「藝術」是什麼？所以對於先生所希望的藝術專號也無法實現，請原諒！

編者

關於木刻和書評

至誠先生：

你對本刊的意見，我們非常感激，致于缺少木刻一事，實在是一年來沒有收到好的原故。

我們也感到第一卷沒有合訂本的缺憾，但是，每一期都很快的賣完了，到現在弄得沒有辦法

只得向許多讀者致歉。

西北根本就看不到什麼好的新書，所以本報上對於新書的評論很少。

如覆 即說

編者

一個難題

編者先生：

我今有一難題，不揣冒昧請先生賜教：我去年接到家報知父親不幸與世長辭！我總因責任所在未克返里一行，近接慈母手諭：囑速乘職返刊完婚，以慰母望。際此非常期間究竟如何做才不違背母意，是乘職返里呢？抑或繼續任職？盼在黃河信箱上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敬祝 學安

健華啓

健華先生：

關於這個問題，應該由你自己決定，假若爲了要安慰母親，而你自己服務的機關，又可以給予短假，那你當然可以回家完婚，因爲結婚與工作並不是衝突的！但是，假若你所服務的機關，不能准予短假，又怕回家失去了你的工作，那條可以用婉言寫信，向母親請求緩延婚期。總之，結婚是可以的，可是不能爲了結婚而丟棄了工作，要知道，國家現在正是需要青年人的努力啊！如何決定，這要看你自己所處的環境，別人不能替你決定的！

再見 觀你

快樂

編者

六四七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星

軍學月刊

第八期目錄

思潮月刊

第一卷第六期

- 河川防禦之研究……………謝行
- 大兵團向何方變更配備之研究……………戰後四國俄文班軍事組譯
- 軍制立學爲玉碎勿爲瓦全的抗戰哲學……………常振綱
- 野戰砲兵測地計劃作爲法之研究……………杜明綱
- 空軍陸戰隊之研究……………其明
- 偵察小論……………陳小澗
- 炸彈……………李直

每冊四角 預定期半年二元二角 全年四元

- 民生主義本質之研究……………程鳴宇
- 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獨秉烈
- 總理論宣傳……………夏啓全
- 總理對馬克思學說之批判……………章伍厚
- 論辯護法唯物論的宇宙觀……………張榮森
- 哲學與科學的關係……………陳瑞甫
- 貨幣與物價……………劉瑛
- 戰時物價高漲中消費者應有的對策……………高昌
- 驚濤駭浪中的四十年代……………舒懷武
- 美國最近的動態……………李連捷
- 日本南進政策……………汪貞良
- 德國最危險的人物……………橋本欣五郎
- 無名氏作
- 莫實曾譯

每冊六角 預定期半年三元四角 全年八元

中外導報 李旭主編

四月三十日出版

創刊號

- 創刊獻詞……………編者
- 特刊 總裁的啓示……………編者
- 倭寇南進問題之檢討……………編者
- 戰爭還在繼續……………編者
- 中國抗戰阻滯了日本的南進……………宋子文
- 日本往何處去……………汪伏生
- 倭寇南進政策之變遷現在與將來……………丁履巽
- 南洋！日本海軍未來的墳墓……………鄒鈞素
- 日本南進與石油……………鄒鈞素
- 情勢眼中之日本性……………編者
- 論日本的東亞經濟自給政策……………編者
- 河運東印度現階段防禦力……………編者
- 瓜哇的國防……………編者
- 魚、鰻母和日本……………編者
- 中共的存在問題……………編者
- 中共往何處去……………編者
- 見聞點滴……………編者
- 編後的話……………編者

每冊五角